

小說組首獎

檳榔樹下

莊家輝



作者簡介

一九九八年平安夜生，浙江寧波人。將滿二十歲，未有代表作。現為世新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在讀陸生。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最難關的是台語對話這一關，因為我對台語一竅不通，而台語對話在此篇中又是重要元素，故只能下笨工夫。先通過翻譯網站將國語譯成台語，之後向家住南部的同學與系上老師請教，幾經調整，使得整腳的台語先生能在小說中奔跑。

最後謝謝台灣，謝謝SQ先生，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給我的鼓勵。

他是今年的大一新生，老家在南部農村。那裡全年光照充足，他家屋後的兩棵檳榔樹長得又高又大。盛夏日光像從煉鋼爐裡滾出來的銀色熔漿，在羽狀的檳榔葉間一大滴一大滴地漏下來。

夏是忙季，大家以為貨車司機都有忙不完的熱情。他阿爸身為貨車司機，也時常因跑單而不在家。阿爸常開夜車，一直開到上午，結單後他把車靠在人家廠房路邊，就近草草吃點，然後阿爸便在餐館打包兩份炒飯或便當，帶回去給他和他弟。

阿爸卡車的紅鐵皮頂上有一塊塊癍痕，有的是鏽跡、有的則是鳥糞。在碎裂的光斑之下，除了簇新的保險槓以外，整臺車顯得頹廢至極。為了防止駕駛室經毒辣日頭曝曬後而難以進入，阿爸總把車停在那兩棵高過屋頂的檳榔樹下，然後匆匆上樓。

來到兒子共用的那間房，準備在漂浮著冷氣的地板上好好躺上幾個鐘頭，再去出工。地板在幾個月前換新，而他不知從哪黏上灰塵的腳丫，總在發亮的地板上留下腳印；從前地板雖舊（甚至有不少裂縫），可是軟化的三夾板睡起來倒是舒服的，不像新打蠟的地板硬得像是叫他睡在一堆骨頭上。但他從未在兒子面前抱怨，房子翻新是他的主意，他甚至享受這種不適，躺下沒多久，鼾聲也就混著汗臭在新木味的地板上蔓延開來。

弟在一旁解決完油膩膩的飯菜，把飯盒往垃圾桶一丟，下意識做了個俯臥撐，便立刻端起手機，繼續低頭打電動。他有些近視，卻沒有配眼鏡，那眼花繚亂的遊戲特效倒映在虹膜上，發出靡麗色彩。可他做為弟的長輩，卻默默紮好垃圾袋，以防濃重的油煙味跑出來，然後嫻熟地吹開一個新垃圾袋套上。這款自己精心挑選來的垃圾袋，散發出幽淡的薰衣草香氛，為裝潢一新的房間做點綴。

他走過去一把奪過弟弟手中緊握的手機，壓低音量說：「毋通閣再耍手機啊，緊共我去做功課！」他弟瞪著眼，嘴角埋伏著的髒字已衝出一半，伸手去搶回來。他只好丟還給弟，而弟沒時間計較，又戴起耳機，鑽進花花綠綠的世界裡去了。

現在房間內只剩下冷氣和鼾聲同時被吐出來的聲音。他一邊嘆氣，一邊輕手輕腳地坐回寫字檯，解開手機複雜的圖形鎖，社交軟體依舊沒有收到任何新訊息。估計高中同學全都在這段自由到空虛的時間，鑽到各自的桃花源去了。考試前那兩個約好要帶他出去玩的同學，也沒有再來邀約。他知道，他們之間的情誼都是暫時的，如今永遠地終結了。

起初當他帶領那兩個故友在題海泅游時，他很好奇，摩西是怎麼帶領他的信眾走出埃及的？紅海又是怎麼被劈開的？媽祖是否有這樣的神力，把佔福爾摩沙三分之二面積的山地、丘陵劈開，讓他簡單地就能從這頭

走到另一頭去呢？

他現在只能夠祈禱，因為他即將從一個考卷書寫者成為被命運改寫者。在南方冗長的夏日，等待志願被分發的消息，就好像在焦急地等待一張諾亞方舟的船票。

他又解開了圖形鎖，之前為了專心複習而設置的圖形鎖，如今變得非常礙事。他又打開了他與阿母的對話框，再次準備輸入那條相同的簡訊「阿母，妳去叨位了？我足煩惱妳，共我敲通電話好嘍？」

而這條訊息已在短短四天裡輸入了不下二十遍。

二

沒過兩個鐘頭，死寂的房間突然被響起的手機鈴聲吵醒，好像一隻被拍死在白牆上的蚊子又活了過來。

弟動作利索地把手機藏到枕頭底下，順勢一躺，閉眼假寐。阿爸睡眼惺忪，瞟了一眼手機上的來電顯示卻立馬振奮起來，從地板上起身，徑直離開了房間。他只聽見爸在關上房門之後接起了電話，說了聲「喂，是你啊。」便往樓下快步走去。

隔著門，阿爸的話音有些神祕兮兮的。

弟立刻在床上直起身子，抽出手機，靠牆繼續開打。他挖苦對弟說：「爸爸一離開，你就醒過來了？」

「愛你管，你合阿爸阿母同齊滾吶！」弟回嘴，也不正看他一眼。

「你有才調攞講一遍？」他雖然已經習慣弟這樣子說話，但因為這回提到了失蹤的媽，氣便不打一處來，所以訓了他一句。可弟依舊沒理睬他。

不一會兒，車發動聲從檳榔樹下傳到二樓房間。他站起身，欲從兩張麻布窗簾間的縫隙往下張望，卻被那層豐寬闊的檳榔樹葉擋住幾乎整片視野。

這時車聲越來越遠，他猜測阿爸已經離開了家。

簾子被他拉開，陽光「唰」的一聲刺入房間。「欲死啊！」也許是亮光有礙弟看清手機屏的緣故，一旁逍遙的弟突然開罵。

怒意一下子連本帶利湧上來，他衝過去一把扭過弟的耳朵，說：「你攞講！」硬是把弟從床上拖了下來。才上高中的弟已比他高出一個頭，且有著健壯的身體，現正用凸出來的眼睛俯視他。而他的眼睛凸得更厲害，像是在牙齒下即刻爆漿的紅鮭魚子，他衝著弟吼道：「你閣想欲安怎？」

弟用力把他的手甩開，左耳被攢得通紅。整個人砸到床上，床板快被砸得斷裂而發出響聲，用拳頭繼續敲打著。

他自顧自拿起一旁紮好的垃圾袋奔出家，一直到遠處垃圾回收站，把垃圾袋用力一甩才總算緩過一口氣。儘管外頭很熱，但他並不打算加快回家的速度，而是朝著家後門那兩棵檳榔樹晃晃悠悠地走去。

下午四點，黑塑料拖鞋踏進自己的影子裡，聽見

遠處野狗在無知地吠叫。他家屋後僅有幾塊田地和幾座山丘。當太陽下山，上了年紀的阿伯就會過來逡巡，但現在只有他在這條路上漫遊。馬路遠近綴著被烘乾的泥巴，像被貼了幾副狗皮膏藥。抬頭處，高低錯落的窗玻璃像一面面烏溜溜的鏡子，呈著棉絮般的碎雲、溶溶的金光和偶爾劃過的伯勞——年年、月月、日日都是同一副樣子。

他家翻新的二層樓卻在這個灰塵僕僕的村落裡很顯眼。從前老房子有諸多頑疾，家裡為了供他唸大學、他弟上高中，便無多少閒錢，可阿爸堅持要翻新。虧有那兩頂寬闊的檳榔樹冠遮一遮明晃奪目的琉璃瓦片，否則這樣子「假好野」著實令他羞愧難當。

他摸了摸口袋，發現把手機落在了房間，也不知阿母回消息了沒有。

儘管他的氣現已消了大半，準備從滾滾熱浪裡脫身了，可雙腳卻一步比一步沉，融化的影子似要把他的靈魂抽出而與身體發生角力。他感覺自己似乎正在倒退，離那兩棵檳榔樹越來越遠。

三

回到家，發現弟已騎車出去了。

還來不及咒罵他又敢無照駕駛，便先匆忙上樓去取手機，發現失蹤四日的阿母竟在半小時前傳來了一條訊

息——「我幫你籌學費去，我想你阿爸已經把代誌共你講了，免煩惱我。」

他讀後即回她：「阿母，妳佇咧叨位？？？什麼時陣轉來？？？」

屏幕暗下去。他開始思忖，阿爸的確只說她出外打工去了，可他知不知道阿母去了哪？若他知道，何必瞞著？可如果他不知道，又怎麼會對此事不放在心上，如此淡然呢？就算如此，阿母自己又為何不直說明白？

幾十秒後，手機自動鎖住，屏幕上的九宮格象徵著異世界的大門，而他起初設計了一把像「卍」的圖形鎖，因他的名字裡帶著「光」字，這也是阿母對他寄以的厚望。可如今他覺得這扇門、這把鎖，像把他關在密不透風的黑房間裡。他渴望光，於是他悠悠地望向窗外——

頹靡不振的光像被檳榔樹幹戳破的半熟鴨蛋黃，在樹葉、青果之間徐徐流動著。那叢已經成熟的檳榔果是鑲上金邊的翡翠礦群，擺出一副亟待被開採的樣子。

他聽說北部很少種檳榔樹，即使有，估計所結的檳榔也沒南部的好，攤子上賣的上乘檳榔應該產自南部。可他卻未曾親眼見過檳榔被一卡車一卡車的運上去，難道是南部人比北部人更愛吃檳榔的緣故嗎？在他們村子，家家戶戶屋後都聳著一株株檳榔樹，遠遠望去，白色樹皮猶如囚服。

阿爸並不是因為開車而喜歡上嚼檳榔，他和村裡多

數男人一樣，對於檳榔的喜愛是這片土地錄入他體內的基因。直到現在，等到自家的檳榔成熟了，就讓兄弟倆幫他通通摘下。

「高高的樹上結檳榔，誰先爬上，誰先嚐……」

在他們哥倆小的時候，阿母常把這首歌謠唱給他們聽。屋後這兩棵檳榔樹在阿爸阿母結婚買下房子前就存在了，長得一樣高，甚至每年結差不多數量的果實。而他們就像歌裡唱的那樣比賽爬樹。起先，總是他比弟爬得要快，可等到阿弟十歲，他第一次輸給了弟。也是從那年開始，弟的身高超過他，且差距一年比一年大。自此後，他便只差使弟爬樹摘檳榔，自己則用長竿子把果子打下來，可這採法導致他比弟浪費得多。阿爸就在一旁皺著眉頭說：「擱讀初中咧，哪會連挽檳榔攏袂曉？」阿母則把那些掉落在地上的果子一個個拾起來，用清水洗淨後和弟的那些放到一塊兒。

第二年，弟在學校跑步比賽上拿了第一，加入了校田徑隊，暑假就得花很長時間去學校訓練，回家後便再沒心思爬樹摘檳榔了……

如今又到了檳榔成熟的時節，雖然弟已不再去訓練，可他卻已管不動弟，更別說差使他摘檳榔。阿爸不知道其實這幾年的檳榔果都是他和阿母一起用長竿子摘下來的，可他並未向爸報告過這個。儘管只有爸能管弟，但他知道爸工作忙也無暇管。如今阿母不知去向，弟難道真的要變成一隻漫山遍野跑的野兔了嗎？這會兒

也不知道他騎車去了哪裡。

想到這裡，他不得不深深嘆出一口氣。

弟都要上高中了，卻死樣不改。就像從前放學一到家就把作業丟給他做，聲稱要出門訓練，再跟阿母報備完後便匆匆跳上門口來載他的一輛黑色重機，「轟轟」的揚長而去。弟常常野到半夜三更才進家門，著床就睡。他每次聽到弟在夢中打噴嚏，便點燈，起身給他蓋毯子。湊近一聞，弟渾身煙酒味，牛仔褲的拉鏈也未拉上，任由襠門敞著。

他總覺得弟做什麼事都太不上心，連離開房間冷氣也忘關，由牠不知死活地工作，為一個空房間奉獻一鐘頭幾台幣的虛無。對於他而言，總覺得付給一台機器的工資太過高昂，有些不成比例，但又沒有辦法。在南部，因為冷氣幾乎全年無休、二十四小時運作，所以牠的壽命很短。這一台也是在翻新家時候換的，老的那台因為製冷效率低、效果差，他就打算把牠淘汰掉。他懇求阿爸卸下這台廢物，可沒等阿爸動手，牠就被弟拆下來扔到檳榔樹底下。至今還未被清理掉，估計牠早晚會被三十多度的酷熱魔手拆成廢鐵。

把冷氣關掉後，他打開窗，卻幾乎沒有一絲風吹進來，而草葉間無數蟲子的叫聲一時間盡皆湧來。

四

天色漸暗，弟還未歸。

晚風也遲遲不來。於是，房間持續升溫，愈發乾熱，他的嘴唇皺巴巴的，像偷吃了鹽巴導致細胞脫水。在蟲叫聲中，四、五隻果蠅在窗外不時徘徊著。

他感覺腋下正在滲汗，他這才想到要去開電扇，卻不知道電扇什麼時候壞了，折騰了一會，扇葉仍只能極其緩慢地轉動，像一隻故意慢下來的老式時鐘。

煩躁地坐回窗邊的寫字檯後，聽到樹葉搖晃發出的雜亂響聲，他驚喜地以為是風，卻仍沒有半點風吹入。此時光線被太陽漁夫一點一點收了回去，而他只是枯坐著，心想一天又要過去了，再過幾天就要分發志願，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得償所願，應該會的吧，但如果不會呢？又該怎麼辦？重考嗎？不不，不行。或者將就唸一所大學？可這樣子阿母也會無比失望吧。

他的思考變得極度乾渴。他感覺大腿內側也開始滲汗了，甚至那兒還有點發癢。

房間此時像極了熔爐，而垂在窗外枝頭上的果子仍被什麼東西一直晃動，滿滿當當，嫵媚地不停搖擺著，同時把紫紅色的夕陽撞了進來。

兩隻闖入房間的果蠅在他冒煙的頭頂盤旋。他拼命扭動脖子試圖驅散它們，卻揮之不去。又有兩隻在窗框上按兵不動。他試圖保持鎮靜，可越是這樣，他渾身

的汗便流得越多、越快。他的手游移到發熱的腰部，慢慢解開了勒得緊緊的褲繩，緩緩把手插進內褲，撫摸起來……

窗外的檳榔樹晃得越發厲害了，青果像在透明的馬背上顛簸。他的手愈來愈使勁，並閉起了雙眼，腳趾頭緊緊抓著光滑的地板……

心跳和呼吸變得緊湊，身體像一根轉緊的發條等待被釋放而禁不住發顫。除了他純然存在的自己之外，其他一切都化作空白……他努力打拚著，用他貧賤的手創造著無價的歡愉，他甚至覺得他即將成為世上最富有的人了。他的臉認真地散落在窒息的空氣中，他興奮地睜開了眼，撞見窗框上一隻果蠅騎在另一隻身上，卻安靜得沒有動作（而他的手仍在褲子裡激烈地來回抽動）這時窗外檳榔葉窸窣窸窣響得愈發劇烈——一小團黑影突然從樹葉間竄出來，縱身躍入窗框（交配的果蠅旋即飛離），撞入他起伏的胸膛。

他彈起來，椅子「砰」的倒地。

匆忙繫上褲帶，腦子裡一片空白。而被撞落在地的那一小貓「喵鳴喵鳴」地叫著。他努力把心緒定了定，在牠身旁緩緩蹲下（他仍能感覺腹部被那包硬鼓鼓的東西頂著，這讓他好難受）小貓見狀準備開溜，他一把抓住牠的頸部，把牠高高地拎在半空中，任憑牠不停扭動、撲爪。急忙從樓上把牠拎到家門口，安穩地放在地上。牠一著地便倉皇地躡入昏暗的田野裡去了。

他這才終於鬆了口氣，若有所失地把落在地上的一片檳榔樹葉和幾顆果子拾起，想必這一定是那隻野畜生幹的好事。仰頭看，窗戶旁的葉子已停止晃動，那叢果子在暗中靜靜垂著。料不到這隻小貓竟敢爬這麼高，可牠爬這麼高又是做什麼呢？難道為了偷吃檳榔嗎，還是嗅到了他身上荷爾蒙的氣味呢？

把樹葉丟掉，把果子放在石凳上，坐下來。這才意識到天光已被完全吸走，夜幕下到處是此起彼伏的蛙聲等蟲類的鳴叫，蚊蠅聚過來，在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

他仍感受不到絲毫微風。

當他低下頭發現褲襠已經癟下去時，又摸了摸同樣憋著的肚皮。他再次感覺心空空的，而這使他迫切地想讓其中一者快速充盈起來。四下無人，他臉上的紅暈還未完全褪去，於是他想繼續做完那事。可這又不像別的工作那樣容易繼續，他又得從零開始。然而最重要的東西卻被那隻野貓帶走以至於不知從何下手。

這時，他聽見機車從家門前拐進巷子裡的聲音，一束強光猛打在他臉上，他嚇了一跳，即捂眼睛，「靠北」已經出口。熄了火，弟從車上跨下來，撞見坐在石凳上的他，便問：「你佇這咧衝什？」他差點又要破口大罵，但一見到弟手裡提著的餐盒，態度就從最高音降了一個八度下來，反問：「欲死啊，攔遮爾晚才轉來！」弟漫不經心地把塑料袋勾到他手上，說：「管我遮爾濟創啥？」

弟拿了一顆擺在石凳上的檳榔，頭也不回地衝上樓去，只留下一句：「你記得到時陣共檳榔攞挽落來好了。」

他衝著門內的背影喊：「你食過暗頓啊沒？」

五

吃飯時候他又被熱出了一身汗。

飯畢，到浴室裡去沖涼，發現弟已把牛仔褲、T 恤、內褲全褪在地上，看樣子已洗完澡了。待他將其收拾進洗衣籃內，自己也褪下衣物——內褲上粘著一些不小心洩出的乾掉的精液。

他在溫水下格外安靜、仔細地清洗自己的下體……

洗完澡後回房，打開房門，冷氣立刻擁上來，覺得

整個人無比清爽。躺在床上看片的弟正發出「咯咯咯」的聲響。弟只穿了內褲，頭髮還有些濕漉漉的，肌肉像是紋理清晰的火山岩，好似往外散發著一層熱氣，被電扇吹著。

「電扇不是壞了嗎？」他用國語同弟說話。

「什麼？」弟這回關了手機，抬頭看著他，也用國語回應。

「臉怎麼這麼紅？跟剛幹完壞事一樣。」他盯著弟還未消下去的紅色臉頰，打趣道。

「幹！我剛吃完檳榔啊。我他媽在這裡幹誰去啊？」弟不爽地回答。

「怪不得這麼臭，也不知道你和爸為什麼都這麼愛吃這種東西？」他邊說邊走到「呼呼」轉動的風扇旁，繼續抱怨，「奇怪，我傍晚用的時候，它就是不轉啊。」

「傍晚人家都要燒飯，農村吶，電壓低不是很正常？大學生，有沒有點常識？」弟從床上下來，把頭湊近風扇，打算把頭髮吹乾。

「你才沒有常識吶，都什麼年代了啊，」他聞到被風送過來弟嘴裡的刺鼻氣味，立馬把弟推開，關掉風扇後補充道，「少爺，電費足貴餒。無是開著冷氣嗎？」

「沒差啊。」他躺回去，像一條被曬乾的大馬哈魚，沒了迴游的力氣。

他把毛巾丟給弟後轉身坐在寫字檯旁的椅子上，用「卍」字解開手機上的圖形鎖，阿母仍未讀簡訊。阿弟在背後不假思索地問說：「怎麼樣了？」

「什麼怎麼樣了？」他狐疑地問，心想阿弟怎麼知道他之前在給阿母發簡訊？

「哦，哈哈……沒什麼，只是想說，」他一手用毛巾擦濕髮，一手又去找手機，解釋道，「你的志願啊，分發了沒啊？」

「沒啊……你問這個幹嘛？」他起身坐到弟身邊。

「靠北哦，」弟有些失望又有些窘迫地說道，「就隨便問問，怎樣啦？」

他覺得弟分明有些生氣的意思，便不再往下說。回到自己的床鋪，握起電視的遙控器。

「我下午騎車去鎮上，看見……」為了重新引起他的注意，弟故作神祕地說道。

「看見什麼了？」他放下遙控器望向弟。

「也沒什麼啦。就是看到爸的貨車了，副駕駛座上還有一個女人。」弟想了想說道。

「然後呢，他們在幹嘛？」他問。

「我沒看仔細。」弟說。

「怎麼會沒看仔細？」

「欸，我要是不快點開溜，難不成還要被爸抓個現行啊？」

「你都沒有駕照，活該被抓啊。」

「靠北哦，那不然我用腳走啊，幹！」

「那你到底去鎮上幹嘛？」

「我啊……我問你哦，爸會不會趁阿母不在，到外面偷吃啊？」

「我看是你出去亂搞吧。可能就是爸的一個客戶啊。」

「怎麼可能！那女人我們都見過的。」

「誰啊？」

「就是那個游阿姨啊。」

六

阿母是幫人做文胸的，一台功能繁瑣的縫紉機就曾經被停放在樓下。

家裡翻新的時候，阿爸嫌它礙事，儘管阿母再三要求把它留下來，可阿爸還是決心把它賣了。不過它的確已經過時，如今，人人都上內衣店買去，誰還有閒心訂做呢？就連那個從前頻繁光顧的游阿姨也早已不再上門。游阿姨自小和阿母就走得很近，她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游阿姨沒有別的過人之處，只有那一對奶讓全村的女人都很是羨慕。

那時他才八歲，弟在床上午睡。他聽到阿母和游阿姨在樓下浴室裡浪笑不止的聲音，覺得好奇，便偷偷地趴在樓梯上看熱鬧。只見阿母頻繁出入浴室，把文胸一件一件往裡拿。綠蕾絲邊的，繡著紅杜鵑花的，金絲鏤空的，孔雀翎裝飾的、鋪滿魚鱗般的紅亮片的，紫滌綸深 V 型的、白絲絨淺 U 型的，塑料扣的、金屬環的……不過，他不知道，阿母最喜歡的是一件綠羽毛緋金絲綢的，游阿姨總是叫她把那一件拿出來，可是阿母總是不肯。

阿母一發現他在樓梯上偷瞧，就立馬把他往樓上領。臨上樓，他突然瞥見游阿姨推開浴室門，浴室的暖燈把游阿姨的豐腴裸身照得燦燦生輝，真有點「佛光普照」的意味，尤其是那對奶，像是西方油畫裡維納斯胸脯的那兩塊奶油蛋糕，是能把所有男人都迷住的。她朝阿母尖叫：「緊共伊弄上去啊！」便「砰」一聲關上了門。

阿母捂著他直勾勾的眼睛，笑著批評他：「怎麼這麼

毋捌代誌！」

哄他在床上，在酣眠的弟的身旁（那時房裡只有一張床，母親時常睡在他們兩個中間）入睡。可他閉了一會眼睛，腦海裡就浮現出游阿姨的乳房，於是又睜眼，發現阿母還在他身旁。阿母輕輕撫摸著他額頭上的幾縷髮絲，一手在他胸脯上輕輕拍打著，如哀悼的瑪利亞一般聖靈。這回他又安然地閉上眼。快要滑入睡境之時，樓下突然傳來短促尖利的一聲驚叫，一旁的弟被嚇醒，

「哇哇」地哭了起來。阿母立馬繞到床的另一側抱起弟，而他則興奮地從床上跳起來，跟在她身旁，一起下了樓。

只見阿爸手足無措地在浴室門前團團轉，門後的游阿姨則吊著嗓子，口如縫紉機上穿梭的針尖，謾罵不休。弟哭得更厲害了，而他則在一邊不敢出聲。阿母把弟交給他的時候弟仍止不住地哭。爸漲紅了臉，「歹勢」連連。阿母倚著門冷靜地說了好幾句，游阿姨才終於肯開門放她進去。只聽見游阿姨像是故意扯著嗓門說：「你翁婿硬欲闖入來。」門外的爸聞聲攥緊拳頭，叫道：「我只是想袂放尿，急上便所。」阿弟還在哭，他也被嚇得呆在原地，一動不動。

爸突然在一陣騷亂之中走到弟面前，指著弟的鼻樑，厲聲怒斥：「恬去！」雙眼外翻，可怖得像布袋戲裡張牙舞爪專飾惡霸的丑角。差點一巴掌就要下來，阿爸終究放下顫抖的手，摔門而去。而阿弟瞬間合攏了嘴，把眼淚鼻涕都收了回去。

他已經不太記得那日阿母安慰游阿姨安慰了多久？但記得最後游阿姨收了兩條漂亮的文胸，匆匆回去。記得阿爸蹲在檳榔樹下一個人抽煙，直到開飯他才進來，留下一地煙頭。

席間，阿母只為阿爸夾菜，別的什麼也沒說。

幾天過後，游阿姨又春風滿面地來了，阿母像以往那樣招呼她。阿母還特意向村裡的一位老闆借了台相機，為了拍照留念。她高興地試穿了一件又一件，阿母則換著角度為她拍照。事後，阿母把相機交給爸，叫他想辦法把照片洗出來。第二天下午，爸剛把貨車開回家就恰見正要離開的游阿姨，於是他從襯衫胸前的口袋裡把照片掏出來，說：「予。」她接過照片，對阿爸說：「多謝！」留下一個微笑就離開了。那時他正站在二樓窗前，依稀記得那天游阿姨穿著白色的低胸汗衫，內衣是品紅色的，像一枝用紙包裝起來的玫瑰花。阿爸笑盈盈地倚著檳榔樹幹抽完一根煙，就走進家門去吃飯。

席間，阿母依舊為爸夾菜，只索然地問了一句：「相片予啊哦。」

阿爸急忙回答：「予啊予啊。」說完聲音就突然在阿母難測的眼神裡熄了下去。

有段時間，游阿姨來得愈發勤了，並愈來愈喜歡向阿母打聽家裡的事，總是說：「阮可是好姊妹呢！」而阿爸總每次都正好把車開到家門口，在檳榔樹下與她分別。然後開飯。

席間，阿母仍時常為爸夾菜。

直到一年後的某天，阿爸終於受不了這樣子，便與阿母大吵了一架，她像一座休眠已久的火山一下子就整個爆發了，吵得比爸還要兇狠。阿爸受不了，又跑了出去。他和弟在桌旁默默陪阿母把飯吃完，阿母苦青色的臉頰上沒有絲毫要哭的跡象，只是勉強吞了幾口就擱下了筷子。

此後游阿姨不再來。

沒過幾年，阿母在飯桌上對爸說游阿姨被診斷出患了乳腺癌，聽說左隻乳要割掉大半。她說此話時眼中似閃過一道無聲的閃電。而阿爸像是早就知道的樣子，輕描淡寫地應了聲「哦」便繼續扒飯。

阿母不再為爸夾菜，低著頭默默地吃著。

七

家裡翻新時，吃飯的木桌子尚結實可用便被留下來。但阿爸說什麼都要把那台礙事的縫紉機賣掉。家門太小，於是照原先組成的步驟倒過來把它拆掉。女人總是愛在丈夫幹活的時候閒聊，可母親這回只是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台縫紉機被大卸八塊，而沒有吭聲。她曾如此熱愛剪布、縫紉，用粉筆在完整的布料上畫出她作為女人的一切想象，為兒子縫補校褲上的破洞，給丈夫製一件貼身的襯衫，以及為村裡的女人做一件件被她們嘖嘖

稱讚的文胸……但如今連孩子都已經長大了，大兒子就要考大學、小兒子嚷著要到台北去上體校。

阿母每次向他提及兩個兒子上學的事情，他準會說：「想這麼濟衝 啥？『時到時擔當，無米著煮番薯湯』。」而一門心思全放到翻新房子的事情上。翻新房子的錢是阿母攢了好幾年的大半積蓄，爸只拿出了一些，阿母覺得那只能是賺到手的一部分，便問他另外一些錢哪去了？他卻反駁說，開貨車哪賺得了這麼多。阿母懷疑他出去賭錢了，但阿爸說堅決沒有，為此他們又時常吵架。

等把房子翻新完，客廳的四面牆都貼上了帶有檳榔樹圖案的瓷磚，在燈光底下，一塊塊亮堂的方瓷格像果蠅的複眼，那一張飯桌和桌上四人在複眼之中，在一棵又一棵的檳榔樹下。

阿母在飯桌上向弟宣布，失禮，阿爸阿母無錢送你讀台北上體校。正在扒飯的弟抬頭盯著阿母的眼睛。阿母補充說，台北房租足貴，學費也貴，生活水準懸，擱再講……

阿弟打斷她說，你有無想過我該怎麼辦？阿母頓了一會，說，這裡的體校怎麼樣……但阿母還是希望你能好好讀冊。阿爸在一旁清了清喉嚨，像是準備發話。阿弟繼續隱忍著說，可我只會跑步。阿母以為爸要發話，可阿爸遲遲不開口，於是飯桌上的氣氛一度陷入低迷。

阿母只好開口說，阮也毋是無想過法度，可你們兩個

明年攏欲去讀冊，真正提袂出啊。阿弟質問，那你們為什麼摺欲裝修這間厝？阿母看向阿爸，阿爸攤下碗筷，準備起身。

阿弟繼續質問，講啊！阿爸指著他大聲說道，厝仔人管遐爾濟創啥！便離開了飯桌。阿母淡淡地對弟說，你總有一日會走袂振動。阿弟搖頭，心裡卻什麼都明白。而他一言不發，嘴巴裡還嚼著燙青菜，眼睛裝作無神地望著四周光滑明亮的牆壁上的瓷磚。瓷磚內沒有風，所以檳榔樹一動不動。

八

窗外的檳榔樹在夏夜靜默，黑暗中的檳榔如堆疊的綠貓眼窺伺著二樓房間裡的一切。他起身「刷」地把窗簾拉起來，轉頭時瞄到了垃圾桶旁被吐偏的檳榔殘渣，拾入垃圾桶。他躺回床上，望著弟。

「不是說游阿姨去台北了嗎？」他繼續問道。

「前不久，大概就在家裡裝修完不久回來的。」弟起身穿牛仔褲。

「你要出去？」他問。

弟不回答，把牛仔褲扒上去，他的田徑運動員屁股顯得飽滿如桃。

「都這麼晚了，還要去哪裡？」他問。

「反正不是去訓練……有沒有錢？機車快沒油了。」

弟套上 T 恤。

「你自己的錢呢？」他問。

弟自作主張拉開寫字檯抽屜，肆意翻找。

「那是我的寫字檯，隱私，懂不懂啊？」他又急忙從床上爬起來，走過去。

「幹，這是隱私哦？兩張床，一張寫字檯。」弟拉開另一格抽屜。

「你快住手啦！」他衝過去。

「幹！錢你到底放哪兒了？」弟轉過去面向他。

「你自己把錢花光了，還要向我要？」他說。

「你裝三小哦！媽每個月不是多給你錢嗎？」弟冷笑。

「媽從來不偏私！」他辯解。弟

繼續冷笑。

「跟我講明白，你到底去哪？」他問。

「你他媽到底給不給啊，幹！」弟已經失去了耐心。

（檳榔樹下傳來機車鳴笛聲。）

「你說，我給。」他把手交叉在胸前。

「我幹他媽！」弟轉身跑下樓。

他呆在原地，聽著弟摔門的聲音，與另一人的「幹罵」聲、笑聲，以及機車遠去的聲音。

那天晚上，他關燈蹣跚在床上，家裡除了他之外便空無一人，窗簾上倒映著檳榔葉和檳榔果搖晃的淺影，不知道是不是起風了。無法遏制，慾火從體內燒出來，他又想打槍。可他又克制著自己，被折磨了整整三個鐘

頭，直到後半夜，弟進門的聲音響起。

九

「你記得明日把檳榔果全挽落來。」阿爸丟下這句話便從地板上起身，又火急火燎地離開。跟著，弟後一腳出去。他又好奇地從窗戶往下看，視線仍被那檳榔葉擋住。他只知道弟又跟那個人，在樹下廝磨了半晌，才一起騎著機車離開。

這是阿母失蹤後的第七個下午。

自從那日阿母發來消息之後便再無新的消息，他甚至想過報警，可是阿母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失蹤，她只是不想透露自己的地址罷了。可她究竟又在忙些什麼？連回覆簡訊的時間都無，難道是故意躲著他？

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想這些問題。

他的腦袋就像記憶卡一樣，不停地插入拔出，資料被一遍遍地打開讀取、關閉。可他無法將它們清空刪除，人腦有時候比電腦更加無能。唯一令人驚喜的是，被人類創造出的機器不會有怨言，就像冷氣從來不會和人類爭工資的事，也似乎很少發洩。

他慢慢開始理解弟為什麼從那以後就迷戀上了打電動。可他又覺得手機在被把玩、操縱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一絲快感呢？在手指與手掌不同力度的撫摸、揉捏之下，如果牠能代替自己發聲，想必早也呻吟了千千萬萬遍。

人們在生產牠們時，就希望徹底把屬於牠們自己的聲道閹割掉。而也因為他突然察覺到空調運作的呻吟聲越來越響，才發覺牠似乎出了什麼故障。

但他並沒有理會，總覺得牠會乖乖不叫的。

不像他的腦袋，顛來倒去都無法把繡壞的金屬條倒出來。不過只要到了明天，志願一分發，他就會徹底安下心來。

他脫光衣服，躺在床上又爽了一番。（過程中窗外檳榔葉搖晃不止，他時刻提防著，所以並不夠盡興。）

起身把一包餐巾紙丟進垃圾桶裡，關上了聲音越來越響的空調，推開窗，風一下子撞進來，夾雜著檳榔樹的清淡氣味，把他熱烘烘的下體吹得涼颼颼的。他定睛一看，發現樹上兩三棵檳榔已經熟爛，一群果蠅在那上面打轉。他把頭探出窗仰望，光依舊刺眼，把眼睛眯起，只見煙灰色的雲在他眯眼而成的山谷之中快速飄動。等房間裡的冷氣很快散盡，他又陷入了燥熱，但微風徐徐吹拂、電扇擺頭，他裸身「大」躺在涼席上，意識變得混沌不清起來。等他醒來，已是傍晚。把幾隻在房間裡繞來繞去的果蠅趕出後（窗外熱風越來越猛烈）關窗開冷氣，於是牠再度開始呻吟。

他覺得牠許是徹底壞了。

打開手機，他原以為阿母應當已經回了他訊息，可一切還是老樣子。他只好回過頭問弟什麼時候回來？幾個鐘頭以後，等天完全地黑了，他才收到弟的回覆。

「晚點。」

冷氣不低，可他沒來由的覺得冷，於是他縮在毯子裡。聽著發病的冷氣運作的響聲，還有樹葉被風拍打在窗戶上的響聲，覺得心裡空得發毛。半夜裡，又迷迷糊糊地聽見阿爸把車停在檳榔樹下，接著又聽到像是什麼擊打車頂鐵皮的聲音，猜測要麼又是那隻野貓、要麼就是被風吹落的檳榔掉落時發出的。四點多鐘，阿弟跌跌撞撞地走進屋子，倒在床上後便昏迷不醒。而他就是在這個時候徹底醒了。

他點燈，走到阿弟身旁，依然滿身煙酒氣味。他發紅的胸脯在敞開的短袖襯衫下勻靜起伏，脖子上似有一條發紫的勒痕。牛仔褲的門襟依然敞開，但這回連內褲也不見蹤影。他把毯子蓋在他身上便無可奈何地離開。

下樓打開屋子的後門，微青色的天光把遠處的田野、馬路、爸的貨車、石凳、門框，一切的一切染成發霉的錯覺。事實上，的確下了一點點雨，被貨車輪壓碎的檳榔果稀爛得一塌糊塗。他還發現被弟擅自騎走的機車不見了，證實了他的確是被人送回來的。

差不多等到六點，天光大亮，他準備趁天氣還算涼快的時間把檳榔摘下來。等他正要動手的時候，一個女人出現在他家門口。他不敢確認她，所以未打招呼。

「竟然攏遐爾大漢，攏認袂出我了，我是游阿姨呀！」
女人指著自己，率先開口。

「哦，游阿姨好。」他看著眼前這位面容清癯、然而

頭髮與妝容都很精緻的女人，有些難以置信（她的兩隻豐乳竟然都還在）地應道。

「按怎？欲挽檳榔啊？」游阿姨看見他手裡的長竿子便問。

「嗯。」他答。

「你阿母呢？」她裝作關心地問。

「她出去了。」他答。

「哦……」她刻意留出思考的時間，問「你阿爸呢？」

「毋知影，伊也許擱咧睷。」他漫不經心地回答。她迫不及待地從窗戶往客廳望了一眼——屋內嶄新的家具、茶几、電視機以及那些如白生魚片一般的瓷磚……只見她眼前一亮。

「阿姨，你揣阿爸有啥物代誌嗎？」輪到他問。

「啊？嘸代誌，嘸代誌，」她回過神來，又補了一長句，「我毋是來揣你爸的，毋過既然厝內只有你爸佇，著講我來過了。」

「哦，好。那阿姨再見。」他做出送客的樣子。

臨走前，她又往裡偷瞄了一眼。他看見她明麗的紅色濃唇吐出難捨難分的兩字：「再見。」

他覺得熱氣正從四面八方游曳過來，便立刻著手打檳榔。舉起長竿子，小心翼翼地晃動，讓它盡量都掉落到車頂上去，於是響起一陣「噼里啪啦」的聲音。不多久，那兩株檳榔樹便成了兩個寡婦。

他站在貨車嶄新的保險槓上，就想到不久前因為父親半夜開車太暈，下高速公路時不小心撞到了機車，自己人沒事，但對方卻傷得不輕，且保險槓那整個部位也被撞爛了，運載的貨物也掉出去一半。阿爸起先還瞞著阿母說貨車被租出去了，可阿母終究識破了爸的謊言。阿母也替爸還了不少錢，終於了了此事。但他們的學費就變得非常棘手了。阿母讓他瞞著弟，不要讓弟因為此事而怪罪爸。

回想起來，如果那晚阿爸在嘴裡嚼一顆檳榔，是不是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了呢？

他從保險槓一直爬到車頂，把落在車頂上的檳榔一顆一顆撿進籃筐裡。在黏稠的空氣裡，沾著水珠的果子散發著清冽的氣味，果蠅不住地徘徊著。他跪在車頂上的褲管濕了，似乎還沾到了一些鳥糞。可當他剛撿起第十顆檳榔，就吃驚地發現：在檳榔之中，還有一個安全套，透明發光、正流出乳白色液體。

十

轉眼間，自從他告知阿母自己被台北那所心儀的大學錄取之後，已經過去大半年了。大一開學的時候，她把錢匯到他銀行卡裡作為學費，之後她每個月都定期把生活費匯進卡裡，但他的生活仍只能過得相當拮据。

台北的一切都不是他想像的那樣。

一入秋，台北陰沉的上空就開始下起沒完沒了的雨。此前他所有積極的企望也被那從邊緣滲透進來的苦水泡得腐爛，他更喜歡窩在宿舍裡，不知不覺學會了打電動，多數時候依舊睡覺發呆。繁重的課業壓力和聰明、優秀、相比之下家境優渥的台北同學，讓他越來越看清自己的位置與處境。他偶爾在台北的街頭遊走，在淡水的夕陽下徘徊。他時常路過夜市的暗巷，總想要和那些可憐的野貓處在一起，久了他也發現那些野貓竟都有自發送食物的主人。

他經常打電話、發簡訊給阿母，但她總是沒空回他。有時候在凌晨四、五點鐘，她才發來一條語音留言，說她一切都好並問他學業如何？他常跟阿母編造他的近況，但久而久之，便再沒有什麼話好說。有幾次，終於好不容易打通了她的電話，沒聊幾句，阿母就開始哽咽起來。他問阿母怎麼了，阿母說沒事沒事，只是因為想他們了。阿母本就是個話不多的人，當話題硬生生的被卡在那裡時，他就問阿母她到底在哪裡？阿母總是避開，說她有點累，要去休息；或說又有工作要忙了。幾次通話的時間都不太固定，但總是短得只有一兩分鐘。他不常與弟聯繫，只有幾次，弟打電話過來問他要錢。數額小的，他倒是立馬在第二天就轉帳過去；數額大的，他就問弟是不是犯什麼事了？這時候阿弟就連回一個「幹」都不願意。至於阿爸，他不知道，弟也從不會提起，只有阿母有時候與他聯絡的時候才可能被問

起，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覺得有些事情除了瞞著與拖著，便再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等到上半學年結束，聽說學費要上漲了，他不願意再讓母親操勞，便決定寒假留在台北打工來湊那差額。但其實那個所謂的家，他早已不打算回去了。

期末考試剛結束，室友們就都接二連三拖著行李箱回鄉了，只剩下他一個人。鎖起門，幹了幾天那種事。再下去就要把自己孵化成蠅，於是通過打電動認識的朋友找了一份在酒吧的接待工作。他第一次去上班，心驚膽戰的，連話都說不利索。他原本打算放棄，但遇到了一個很好的主顧，便被他提攜著。

那位主顧是一個六十好幾的老男人了，姓游（當時他聽到嚇了一跳）據游先生自己說，他時常出沒於這一帶，因為這一帶是風水寶地。他問為什麼說這一帶是風水寶地？游先生只是喝酒，笑了一笑，說之後就知道了。那一天游先生喝得很盡興，於是硬把他

拉出了酒吧，左繞右繞把他拐進一條小巷子裡。他只是一路攙扶著游先生，不時傳來發情的貓叫聲。路面上青褐色的積水倒映著昏暗的街燈，雨暫時停了，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子香氣，讓他一下子興奮起來。何況他又替游先生擋了兩三杯琴酒，如今酒意上來，他也有些輕飄飄的幻覺。

再轉過一個街口，兩棵矮小的檳榔樹出現在他的眼前，他隱隱約約能看到它的枝頭正吐著新芽，好像春天已經來了。游先生滿臉通紅，大聲說：「到啦，到啦。」

還沒等他抬頭看一眼，眼前那扇門就被打開了，一個渾身風塵的女子跑出來，謹慎地幫他一起把游先生扶進去，緊又輕輕地把門鎖上。

不一會，在一陣香甜得如入花陣的客廳裡站滿了一排只穿內衣的女子。他扶著發緊而又膨脹的額頭，盯著那繁複俏麗、五光十色的內衣，一件一件看過去，直到其中那件以絲綢作底、由綠羽毛包裹，並用金絲緋上去的內衣，他慢慢抬起頭來，撞見了那雙由笑意、嫵媚包裹著蒼老、絕望的眼，他急忙閃過臉去。

那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走過來，輕柔地挽起游先生走上了樓。而他也被另外一位噴著濃郁香水，年紀差不多二十五、六的女人拉起來尾隨游先生上樓。一路上，他的淚把眼睛濡濕了，像在出汗，整個人也隨之往下墜，「你看你，都激動得哭了呢。」她一邊笑著，一邊用冷而潤的指尖將他幾滴淚擦乾。那深如峽谷的乳溝此刻清晰的出現在他眼前，他立馬伸手摟住那如石鐘乳般奇幻的腰身，在酒精的刺激下親吻著她的臉頰。跌跌撞撞地進到游先生隔壁的那間房。

他一邊做著，一邊聽著隔壁房間猛烈的撞擊聲，還有她隱忍克制的呻吟。他把唇咬出血痕，用盡全身的惡意不斷進入眼前這個女人，意識被不斷抽離、不斷塞入他近乎瘋狂的體內。他渾身上下都發燙、通紅，那女人痛苦地要叫出聲來，可他立馬捂住她的嘴巴。在他的腦海中，突然閃過停在窗框上交配的果蠅的畫面，無聲而

又絕望。就在那一瞬間，他立刻從她的體內抽出來，坐在床沿，像個小孩子般失聲痛哭起來。

隔壁房間的撞擊聲仍在繼續，他知道那張「吱嘎」作響的彈簧床上有她生命的重量。游先生命令他身下的女人「叫啊！給我叫！」但那女人像任何時候一樣，把嘶吼克制成呻吟，把呻吟克制成靜默。

她被當做一台機器，游先生想要把這台機器做壞，要讓她發出壞掉的聲音。可她只想要為隔壁房間那個她深愛著的男人製造她身而為人不在場的證明，或者證明她只是一台能正常工作的機器，而不是一個壞掉的人。

那個年輕女人走到他身邊，撥動他被汗黏住的頭髮，然後她在他耳邊柔聲地說：「怎麼又哭了啦？噓……你聽，他們已經快到了啦！」她遞過來一顆綠得發亮的果子，而他在游先生愈加響亮的高潮聲中顫著手接過來，她不服氣地說，「來，嚼顆檳榔提提神。之後我們再繼續。」

小說組首獎〈檳榔樹下〉評語 蔡素芬

書寫南部農村的一個家庭，母親為了家計，北上求生，行蹤迷離；留在家裡的父子三人，在褥熱中過著沒有女主人的生活，兄代母職照顧弟弟。從母親行蹤成謎的這個時間點回溯父母情感，及可能的第三者關係對父母感情帶來的傷害，以及一個家庭裡，經濟弱勢引發的成員相處關係。最後母親為家計淪入青樓的情節頗為殘忍，是一種極端的處境設計，但小說書寫的各種生活細節仍有其勝場，比如南部農村生活空間的營造、褥熱與心情的交互關係、兄弟間鮮活的對話和互動、兄長對家庭成員的關懷、沉默的父親與游阿姨似有若無的隱暱關係、及至與母親的青樓一會，都有細膩的時空鋪排，兼及情感湧動。某些用詞和文字可再求精準。整體而言，生活感的呈現相當細緻。

—

|

|

—

小說組評審獎

綠色的鬼

蔡慧晴



作者簡介

高雄市岡山人，畢業於南華大學文學系，目前就讀東華大學華文系碩士班。

得獎感言

感謝提供修改建議，讓小說更完整的老師與朋友。感謝評審老師們的欣賞。感謝總是在生命中交織的笑與淚。感謝在我不相信自己的時候依然相信我的家人及好友。

老吳一人坐在客廳裡，窗外斜陽正落，但能爬進客廳的只有餘燼。

老吳躺在小藤椅中，卻沒有一絲包裹感。餘燼被時間熄滅，狹小的公寓失去光，黑到老吳懷疑自己在無意識中闔上雙眼，他看不見，有些昏昧，但鼻梢不時縈繞著一股他再也熟悉不過的油煙味，臭到他頭痛。他用甩頭，卻甩不掉腦袋的腫脹感，手往桌上一摸，觸到一冰涼的硬物，旋即拿起就口。

杯子擠不出一點液體供給老吳，他下意識伸出舌往杯口裡鑽。

他用兩片唇瓣輕抵杯緣，舌尖藏在雙唇之間，巧妙的拮著杯口。他感覺到玻璃杯逐漸染上他的溫度，貪婪的舌從微啟的嘴竄出，滑進杯中，殘存的液體躍上舌尖。他舔拭，一遍又一遍。

老吳凝望著黑暗，卻發現幾點青綠的螢光從杯底冉冉升起。

玻璃杯成為犧牲品，碎成一地慌亂失措，老吳的喉頭溢出

些許嘶啞的低鳴。

「鬼……鬼！」

老吳想逃，世界卻瞬間倒置，他從黑暗一頭撞進無垠的白晝，油煙味伴隨酒精在他鼻間遊走，油膩的觸感包裹他的身子，掐緊呼吸，老吳抓住脖子，吸氣、吸氣，窒息卻溺斃他的氣管。

「咳！」老吳忍不住用力一咳，視線延展，他發現自己斜躺在地板上。

油煙味的侵擾還在持續，甚至加上鍋鏟敲擊的鏗鏘聲，老吳坐起身，搗著頭，腫脹的腦袋近乎炸裂。他受不了廚房那個女人，他的妻子，總是這樣——跟那嚴重折損的鍋鏟和老舊的抽

油煙機一樣——做每一件事都像一場欲罷還休的砲戰。

他砸砸嘴，想喝酒，往桌上伸手卻撈不到慣用的玻璃杯，空泛的掌心讓他的頭腦更加渾沌。他扶著藤椅起身，走進廚房。廚房是狹窄的長方形，所有用品全倚靠在左邊的牆上，右邊的牆和廚房設備之間的空隙便是走道。壓縮的空間被白色磁磚填滿，一個一個小小的正方形，底部用摸了便會粉碎的嫩紅色線條勾勒出花的圖樣，但大多數都已經消磨殆盡，抽油煙機與瓦斯爐間的磁磚則完全看不見白，灰黃黏膩的垢逐日逐月逐年反覆塗刷，連磁磚都忘記自己的色彩。

女人背對他，舞動鍋鏟，手臂上的贅肉隨之擺盪，她的身軀幾乎融入整個廚房，抽油煙機昏黃的燈光使一切看來像褪色的舊照。老吳踏進廚房半步，隨口喊了聲。

「我的杯子哩？」老吳在廚房門口探出半個頭，腳尖輕觸在廚房的門檻上。

女人沒有回答，鍋鏟粗暴的敲擊鍋底，火舌爬上鍋邊，老吳的唇拉成一條直線，抽油煙機轟隆隆的運轉，油煙卻還是往客廳飄。

過了半响，老吳又提起一股氣，試探性地對女人喊：「喂——！」

喀嚓。焰火被扭斷，抽油煙機關上，女人把鍋裡軟爛的青菜鏟進淺盤中，漫延的湯水懸掛在盤緣。女人雙手端著盤子，圓潤的身形從廚房中擠出，越過老吳走進客廳。

老吳不耐的扭起眉頭，追上女人的背影，才想開口，卻被放下盤子的女人搶先一步。

「自己去垃圾桶找啦！」女人雙手一擺，狠惡惡的瞪了老吳一眼，「你一天不喝酒是會死喔？整天喝成這樣，東西亂摔，人躺了就睡！還好我今天進來是先踩到那個破酒杯，不然你早就被我踩死了！哼……踩死了還比較好，省得一天到晚看到你這個沒路用的酒鬼。」

「唉唷！」老吳擺擺手，只覺得頭更痛了，「說那什麼話，我每天就喝那麼一點，而且我的杯子……」老吳想為杯子的事辯解，腦中卻隱約浮現杯子碎成一地的景況，可能是之前發生的，也可能是剛才摔破的……記憶在回溯，像逆流的瀑布，老吳彷彿從眼中看見自己，一片黑、一點綠……疑慮自腳底爬升，老吳的眉頭不由得疊起一座峻嶺。

「你那個叫喝一點？每天兩三支高粱叫喝一點！你要把這個家喝垮是不是？也不想為什麼你大兒子跟媳婦要搬出去，還不就是你整天喝酒，喝醉了就什麼話都拿來說，誰受得了你？我每天上兩個班，你哩？伸手拿錢買酒，當作錢很好賺是不是！」

「呸！說那什麼話！」女人的怨怒激起老吳怯懦的不滿，他扯開嗓子，試圖讓自己聽起來壯大，但顫抖的尾音出賣他絞扭的雙手，「我以前一個月五、六萬還不是拿回家！」

「一個月五、六萬？」女人嗤笑，臉色卻更加死沉，「多久以前的事你也敢拿出來講！五、六萬你有全部拿回家嗎？還不是都拿去跟你那些酒肉朋友吃吃喝喝，賺很多，花更多！沒看過像你這把年紀還存沒幾個錢的，你……」

「唉唷、唉唷！不要唸了。」老吳的身形隨著女人的話語壓

縮，他一路退，退到唯一能夠安身立命的小藤椅上蜷曲著。他的頭開始痛，鬼魅般的螢光又在眼前忽明忽暗，慘白的日光燈在閃爍，他的妻子卻渾然未覺，一張變形的嘴短時間內反覆開闔，兩排齒列牽扯出幽怨的唾沫，他好似看見女人唇角的泡珠反射出一道又一道青綠鋒芒。

綠色的鬼火如同眨動的雙眼，在閃爍的夾縫間向老吳逼近，一步、兩步，老吳無路可退，聲音在鼓譟，世界有如斷訊般紛雜，椅背阻止他的逃脫，他低下頭，覺得自己的靈魂正慢慢抽離……

「吵死了！」爆炸般的吼聲夷平一切混亂，位在角落的木門轟然打開，一個蓬勃而身形胖壯的男人從房間走出來，那是老吳的小兒子，他們都叫他阿弟。

阿弟一出房間，女人當即堆起滿臉笑，粗厚的聲線也拉高，「兒子啊，吵到你了喔，你也知道你爸……算了，不說了，晚餐剛煮好，去拿碗筷吃飯。」

老吳的大兒子像他，阿弟則像他媽——不只長相，還有身材跟粗裡粗氣的聲音——阿弟唯一像老吳的地方只有手藝，那是老吳自豪不已的。想來他老吳以前可意氣風發的，一雙手比一個搬運工的命還要值錢，以前在這高雄三民區誰不認識他吳大富？那時候一包黃長壽才三、四十塊，他一個月就有五、六萬的收入，這種薪水可不是人人有，他炒的菜每一盤都是金磚銀條啊！他做了幾十年的廚師，在大飯店裡幹了十幾年，終於爬到領班的位置，要不是他……算了，不提也罷，都過了、都過了。

「不要，我要出去吃。」阿弟蠻不在乎的打個哈欠，越過女人，眼光始終沒有投射在老吳身上。

「你要出去，那順便幫我買包菸回來……買個兩包好了。」老吳手才伸進口袋，阿弟當即打住那隻要伸到門把上的手，一屁股坐在老吳對面的沙發上。

「那算了，家裡吃就好。」

女人聽到阿弟這麼說，面容當即掛上一抹燦爛，頭也不回的跑進廚房準備碗筷。老吳的指尖停在錢包上，無法進退，最後只能放任它悄悄溜出口袋，抓起遙控器，打開電視。

三人在客廳成爲一個銳角三角形，女人跟阿弟坐得很近，老吳是異端的頂點，他側著身子，面向電視，只夾自己碗前的那兩道菜。空間是易碎的寂靜，沒人想打破這微妙的平衡，電視裡女主播的聲音、咀嚼聲與碗筷碰撞聲。

「近年房價雪崩式下跌，北部特別有感，尤其是人稱蛋黃區的精華地帶，房價在三年內直線下降……南台灣的房價則繼續持平，沒有太大變動……」

女主播站在一片虛擬的景幕中，背後是一棟又一棟的高樓，左邊是一張圖表，一個箭頭萎靡不振的癱軟在上頭。

老吳的視線越過電視，望向整個空間，一廳一廚三房兩衛，在他的位置上盡收眼底。這間房現在看來確實有點小，但當初也是花他好幾個月薪水加上賣祖產的錢才買下的。爲了這件事他跟女人還吵好幾年的架，每次一有什麼不順遂，女人一定會拿他賣祖先土地的事怪罪他，說他敗家、賣地、不務正業，他還不是爲

了全家人的舒服日子才這麼做，那時候多快活，一天喝三支高粱都不是問題！結果現在房價再跌他還是買不起一棟透天……唉，不說了、不說了。

空間好似緊縮了些，老吳放下碗筷，驀然覺得天花板變得低矮。想當初這是附近最高的公寓，雖然才五層樓高，但在一片低矮的房屋與平坦的田野上它仍是顯著的指標。玫瑰色的外觀是綠野中唯一的花蕾。

他第一次踏進這間房，新漆的臭味都還沒消退，整間屋子白花的一片，像置身於尚未開拓的世界，女人走在最前面（還很年輕，但身材已經些微走樣），兩個兒子在打鬧（只到他腰邊的高度），他在後面看著一切。

鏗鏘，三個碗層疊，柱狀的女人捧著碗盤，跟隨蟄伏在白漆上的裂痕走進廚房。

老吳斜在藤椅上，關掉電視以後的客廳靜得嚇人，靜默被徬徨的瞳孔撞出隙縫，不安定的氣氛躁動，磨擦出碎屑，掉在老吳手上。老吳看見搔癢在他褪去手毛的手臂上跳動，他伸手摀住那些雀躍的黑斑，癢卻跳進他的嘴巴。

老吳垂下眼簾，將視線擠到角落，鬼祟又小心翼翼地瞄了阿弟一眼，確定阿弟的目光聚焦在手機上，老吳才從桌下的抽屜中拿出備用的酒杯（他藏很久，總覺得有一天會用到）旋開瓶蓋，瓶口輕點在杯緣上，卻碰出有如煙花炸裂的聲響，鏗，阿弟滑著手機的拇指稍停，旋即又恢復動作，連抬眼都懶。老吳斟滿酒，卻難以就口。這公寓的空間實在太小了，小到什麼聲響、什麼眼光都藏不住。

他曾經很厭憎女人跟兒子們看他的目光——從很久以前就是——他們一雙雙巴望的、深黑色的眼睛，狠狠地穿透他。那些貪求的、最基本的渴望全綁縛在他身上，不，他絕對不是不想拿錢回家，事實上他很享受女人看到薪水時逐開笑顏的表情，只有這種時候他才完全支配這個女人，但每拿出一點，他就覺得自己有某些東西被剝落了一點，他的心在塌陷，卻不敢承認，他嘗試填補，最後發現往洞裡倒酒是最完美的選擇。

高粱酒就是人生，香裡有辣，苦中又帶甘，起初他每天跟朋友喝上兩杯就好，兩杯便讓他忘記一切，後來三杯、五杯、一罐……

他淤積成一潭深綠色的沼澤，在進退間越陷越深，窒溺的泡沫倒流。

水聲灌進老吳耳裡，唰唰唰唰，是從廚房傳來的，要把碗底刷破的氣勢，他大兒子搬走前這樣的洗碗聲在家裡禁絕一段時間，那時候家務改由媳婦負責，他坐在家裡，看媳婦下班後急忙返家，手裡提著一袋菜肉，他這媳婦做的飯挺合他胃口，而且很上心，每天都會變出不一樣的菜色，跟女人差得多了。

他這個媳婦好歸好，對老吳的態度卻很差，一開始還笑笑的，常問「爸，你晚餐想吃什麼」之類的話，後來臉一天一天的臭，尤其是看到他喝酒！唉喲，他沒想過有人比女人還會管他，媳婦跟大兒子要搬走的前一個月，媳婦還很惡惡地罵了他一頓。

「爸，你要喝幹嘛不喝米酒，至少便宜一點，整天花錢買

酒、買菸，家裡都快被你喝垮了！」

呔！這是做人媳婦該說的話嗎？他買的又不是一大罐幾千塊的名酒，一罐幾百塊的小罐高粱也能這樣唸……何況買酒花的也不是大兒子的錢，哪裡輪得到她來管了？

一杯下肚！啊！只有高粱才對味。媳婦懂什麼，米酒喝起來像水，沒有味道，連舌頭都不會感覺到你把米酒喝進嘴巴裡，不像高粱……高粱才是真酒！懂酒的人才喝高粱。

老吳兩指輕捻著酒杯，聲音在空間爬行，微弱的月光曬不進客廳，黑把一切吞噬成萬籟俱寂的空無，老吳覺得眼皮又重了，或者是夜太黑，讓他睜著眼也沒辦法看清任何事物，眼球懸掛在充滿紅絲的白上，空泛而呆滯的鎖定黑中唯一的濃厚青綠。

「你可不可以少喝一點？每次喝醉了就亂說話，你這樣讓我們很難做人。」媳婦的聲音很高，像箭簇強而有力的貫穿他微脹的腦袋。

「什麼亂說話？妳跟妳老公不是拿了錢嗎？三十萬，我買房子以後剩下來的錢……就為了讓你們結婚的時候好看一點！」

婚禮的場景老吳沒忘，紅毯、白紗、金飾，紫色的宴會廳還是靠他的人脈才擠得進去，花花綠綠的人們魚貫而入，大家帶著欣羨的眼光，「老吳啊，你真了不起，養了一個兒子這麼有出息，一場婚禮辦得那麼風光。」

「唉唷，這哪有什麼？」老吳嗤笑，歪斜的嘴角露出一口腥紅爛牙，「辦婚禮有什麼難，不過就是錢嘛，錢砸下去就風光了！」婚禮上，老吳的大兒子跟媳婦兩人滿面紅光，卻被一席雪

白婚紗反射成死板的灰。

那時候他還是大飯店的領班，一個月的薪水雖然不像以前那麼多，但也足夠他過舒適生活。

那天多麼風光！

「誰知道他們拿了錢就變了一個樣，唉……兩個人都在工作，薪水也沒拿回家，還偷偷買了房子人就跑了，那三十萬好像丟進水裡一樣，如果那時候沒花掉，現在就不用看人臉色喝酒了。」老吳在藤椅上萎縮，曲成一個小球，青綠色的影子在他面前遊蕩、飄忽……

「你又喝醉酒了是不是啊？」阿弟粗野的吼了聲，伸腳踢往桌底一踢。

突如其來的聲音讓燈光在黑暗中閃爍，老吳愣愣地看著高速閃爍的空間，洗刷聲還在繼續，唰唰唰唰，有人在叫罵，是阿弟的聲音？還是他大兒子，他們的聲音都好像、好像。

「你又喝醉酒了是不是啊？他媽的，每次喝醉就要講那三十萬，當初又沒人逼你，給錢的時候都很大方，說是為了我們花錢，其實還不是為了你自己的面子！」

「我沒有醉！」老吳擺擺手，混亂融雜的聲音盤據他的耳道，閃爍的燈光逐漸消失，明明是燠熱的七月，老吳卻感受到冷從他的椅背開始蔓延，「才不是為了我自己，我幹嘛花三十萬買面子！」

刷洗聲停止，空間是關掉的電視螢幕，無聲的黑。老吳抓著酒杯，一杯沒有加水的純高粱酒灌進嘴裡，香、辣、苦，又甘！

「阿弟，把你爸扶進房間睡覺。」女人站在廚房門口觀望藤

椅上那株老去的枯草。

「又是我？我是欠你們的是不是？」阿弟狠惡惡地一瞪，「每次喝醉都要我處理，在家喝醉要我扶，在外面喝醉叫我載，我是妳家的司機、他的小弟是不是？」

「好歹他也是你爸。」

「我爸？他幫我做過什麼了？從以前就這樣，每天喝酒，有工作也喝、沒工作也喝，喝成廢人、丟工作還在喝，錢都拿去喝酒了，哪有花在我身上？」

「不然就看在媽媽的面子上嘛，把他扶進去。」女人堆起滿面笑，終於換來阿弟削去鋒芒的目光。

「起來，去房間睡覺。」阿弟抓住老吳的手，老吳卻有如溺水者不斷掙扎，嘴裡不斷叨念著同一句話。

「我不要去房間！」老吳垂著眼皮，他處在黑暗中，肩膀被箝制，他看不清楚是誰抓住他，青綠的輪廓在他身旁，看似柔軟卻強勢的霸佔他的視線。

「走啦，來房間睡覺嘛。」粗糙的聲音夾帶一絲上揚的暖意，每次聽見這個聲音老吳便全身發麻。

他跟女人分房睡一段時間了，自從大兒子搬出去以後。家裡一有空房間，他便把床跟一些簡單的小傢具搬進去，從此不再踏進他曾跟女人共眠的房間。

老吳買新房那年，女人便開始兼兩份工，她說老吳雖然用賣地的錢付頭期款，但接下來的房貸才是問題，她不希望老吳繼續用賣地的錢付房貸，更何況家裡還有電費、水費、保險費、健保、稅、學費……女人不敢細數下去，她只知道自己如

果不多賺一點，以後大概沒辦法過生活。

兩份工，一份從凌晨到中午，一份從中午到傍晚，她把時間算得很準，至少她晚上回家還能煮飯給孩子吃。

自從女人開始兼兩份工，老吳便很少很少在燈光下看見女人，他的作息時間全跟女人錯開，他每晚應酬完回到家時，看見的都是女人包裹在棉被裡的背影。

一次夜晚，他喝得不是那麼醉，打開房門時發現被窩裡的女人尚在蠕動，他拉開棉被的一角，把自己裝進去，女人卻排拒的退開。

他感受到女人的趨避，酒精在燃燒，他第一次掀起隱藏在泥淖下的熱度，他抓住女人的手，狠狠地把她往自己的方向拉。女人不再排斥，任由老吳觸摸，老吳卻覺得自己的指尖逐漸麻痺，兩人沒有親吻，沒有交流，當老吳看見女人凝視自己的黯淡雙眼，他才發現女人眼裡同樣有個看著自己的他。

老吳抓住自己鬆垮的內褲，他的癱軟在空氣中凝結，老吳推開女人，轉過身，用棉被把自己網綁在床的角落。

一道洪流湧進雙人床中央，兩人的距離是海洋的遠與海溝的深，不久後的某一天，他同樣在夜晚跨進房間，卻發現他的位置上躺著一根碩大的電動陽具，肥胖的女人正在跟它擁吻，陽具在旋轉，滑嫩的龜頭規律地拍打他的枕頭。

那個房間已經不再需要他了。

「我不管了，是他自己不要去房間的。」

聲音是阿弟的，彷彿有腳步聲越離越遠，但老吳只看見青綠的輪廓，它一直變，一下子是媳婦、一下子是女人，還有阿

弟，所有聲音雜合，一同怒罵嚎叫，老吳只能垂著頭，像失去頸椎的模樣懸宕在黑夜中。

不知過了多久，老吳長聲喟嘆，他拾起冰冷的酒杯，往嘴邊一送。驀然一聲長長的唉喨劃破寧靜，不是他發出的聲音，卻是他的聲音，透過酒杯，他看見那道螢綠鬼影，老吳渾身一震，捏緊手中的玻璃杯，他還沒來得及感受到更大的訝異與驚嚇，鬼影便以忽明忽現的怪譎步伐透進阿弟的房門中。

老吳猛地起身，追上綠色的鬼，也不管酒水灑了一地，他停在阿弟房門前，不斷敲門。

「阿弟、阿弟，你快出來，鬼跑進你房間了……」

老吳斜躺在藤椅上，眼眸微斂，沒有對上阿弟跟女人對他怒目而視的眼睛。他把視線放在牆上那道裂縫，雙手擱置於膝，他嚥口唾沫，深刻感受到自己正在呼吸，只有專注在這種枝微末節的小事他才能演繹出蠻不在乎。

他的嘴巴開始癢，彷彿有蠕蟲在牙齦裡鑽，他想喝酒，喝醉就沒事了，他的手卻沒有抓起酒杯的勇氣——不是怕，是他不想面對叨念——手在顫抖，他從口袋裡拿出打火機和菸盒，費力控住自己不聽使喚的指尖，扳開菸盒。

裡頭一支菸都沒有，只有菸草的殘餘。

老吳捏爛菸盒，握拳的手搖晃，指尖收緊到指節發白，動作裡帶著他沒有預料的歇斯底里，另一隻拿著打火機的手則不斷敲擊桌面，喀喀喀喀喀，皮膚下的躁鬱在嘶吼。

老吳的唇拉的筆直，單薄的唇瓣幾乎被自己吃吞，一句話

從他深處冉冉爬升，像在攀岩，一路艱辛的來到他嘴邊。

「……幫我買包菸。」

阿弟的眼眸抓住老吳話語的尾音，兩支利箭從他明亮的大眼裡射出，貫穿老吳的心口。

「酒蟲不癢換菸蟲癢了？」

「唉唷，什麼癢！」老吳擺擺手，擰起眉頭，「你就出門幫我買個菸會怎樣嘛，我又不是不給你錢。」

老吳從口袋裡抓出一把紙鈔，他在阿弟面前點算，最後抽出兩張皺巴巴的紅色紙鈔。

「我不用你的錢，錢我自己有。」阿弟冷肅地瞪著老吳，「而且賺的比你多。」

老吳凍結在藤椅上，阿弟眼底的鋒芒他有些熟悉，卻一時想不起，只覺得那雙黑白分明的瞳讓他不寒而慄。

這小子跟誰學了這麼刻薄又無情的模樣？

「呔！說那什麼話。」老吳抬起眼，斜睨著阿弟，看似高傲，唇角的顫抖卻出賣他的不安，「你……你現在賺的錢跟我那時候比差多了！那一點點，一個月三萬多，算什麼廚師！我以前當廚師的時候，一個月沒有五、六萬我是不屑做的！」

「以前、以前，你為什麼不說現在？」阿弟的語調沒有起伏，怒火在水平線上蔓延，「你怎麼不說你喝醉酒摔斷手以後賺了多少钱？」

老吳的右手一顫，下意識躲藏到自己身後，「那種事……有什麼好說的。」

「當然沒什麼好說，手斷了、住院了，回去以後工作丟了，

這種事你當然不敢說。」

「我就說是那個老闆不會做人！」

「不會做人？你住院一個月他去看你幾次？還幫你留職停薪……結果呢？你還是喝嘛！拼命喝，本來只要住一個月的院，你住了三個月，這樣你還要怪誰？」

「我……！」羞憤的火從老吳腳底竄升，熔破冰層，老吳從藤椅上彈起，一張嘴開開闔闔，所有聲音卻都墜樓了，他巴望著自己手中陳舊的、充滿皺褶的兩百塊，驀然沉下臉，垮著肩膀走到家門旁。

「你要去哪？」女人這時才彷彿活過來，開口問。

老吳沒有回答，只是擺擺手，打開鐵門，一直走，沒有再回頭。老

吳走出公寓的庇護，七月的炎陽正烈，陽光的重量壓垮他的睫毛，曬得他睜不開眼，他往前走了好幾步，回頭一望，看見自己的公寓被湮沒在林立的高樓中，他想不起四周的綠在什麼時候被置換成大樓，他家曾經是這裡最高的建築。

玫瑰色的外觀黏上一層淺棕色的風沙，在陰影中成為凋零的模樣。

老吳被烈日驅趕，他一路藏身於行道樹的庇蔭下，一走到巷口的7-ELEVEN，便被冷氣帶來的暗流吸進去。熱與冷的極致差距一下讓他的頭痛起來，他站在櫃台前，腳下的磁磚驀然翻轉，土壤從地面爬起，又被水泥塵封，牆上的粉刷龜裂，燃燒成灰暗的褐，鐵製的辦公桌爬滿斑斑鐵鏽，如同眼前的長滿黑斑的老太婆，她對他笑笑，他每天上班前最喜歡來這家雜貨店買菸跟酒。

「阿婆，一包黃長。」

「一包怎麼夠抽！」阿婆尖銳的笑聲帶著痰音，兩排牙齒少去一大半。

「那兩包！兩包黃長。」

阿婆轉身翻起放置菸盒的背板，阿婆什麼時候換了上白下紅的制服？老吳甩甩頭，腳下的磁磚還是泥土色，阿婆卻拿條碼機掃描機刷過香菸，輕巧的一聲嘩。老吳抓著鈔票，忙不迭地遞出一張紅色紙鈔，阿婆卻對他搖搖頭。

「總共一百八十塊。」阿婆的痰音消失，語調低沉卻帶著怒意。

「一包四十，兩包八十，你不要騙我不會算術！」老吳捏著手中那疊鈔票，越捏越緊，連半張都不肯交出去。

「先生，菸價已經調漲一段時間了。」阿婆的面貌開始模糊，滿頭白髮中長出青絲，混成一頭灰階短髮，身形消瘦，滿面愁容，雙頰上浮現酒氣蒸騰出的紅暈……老吳越看越覺得眼熟。

「不好意思，我可以先幫後面的客人結帳嗎？」那人看似禮貌地對他說，卻不留情的伸手越過老吳，老吳被擱置在中心的角落，後頭湧上來的人群湮沒他的頭頂。

他快溺死了。

空間忽明忽暗，油漆逆流上深褐色的牆，土壤在震動，米色瓷磚破土而出，滑的老吳站不住腳，他扶著辦公桌，鐵鏽卻跳蚤般飛射到他身上，咬住他的皮膚，鐵鏽的重量壓的他抬不起頭，他彎下身，一直彎、一直彎，蜷曲成球，人們在他周身林立，大樹的姿態，他們全是綠色的。

老吳嘶啞的喉頭發不出聲音，在林蔭的縫隙間他終於看到一抹熟悉的人影。

是阿弟！

老吳伸出手，憂愁的眉眼對上阿弟冷峻的視線，他巴望著，無法言語，阿弟卻在踏進 7-ELEVEN 前停下腳步，將目光轉為瞥視，掉頭離開。

老吳終於想起阿弟的眼神像誰了。像他自己。

鐵門轟然開啟，老吳顛顛倒倒地走進家中，放眼望去是一片無法觸及的黑。他呆立在客廳正中央，渾身酒氣席捲空間，綠色的鬼在他對面。鬼只有輪廓，但老吳知道鬼在笑，也在哭，更在怒罵，那些聽似高低起伏的聲音其實全都一樣，那些看似千變萬化的容貌其實全都一樣。

但他老吳不一樣。他是個真男人，永遠做好準備，一肩扛起這個家……現在竟然只有他能見鬼，那他就要負責驅鬼。

他要保護這個家！

老吳放下手中所提的兩個塑膠袋，粗魯又渾沌的把紅白相間的圖樣撕扯開。他站在阿弟房門前，一把抓起袋中的東西。

「要錢是吧！拿去！拿去！」老吳一面大吼，一面揮灑手中的「鈔票」，紙花在空中飛舞，真空且虛無的客廳下起一場深黃色的大雪，老吳一把又一把的撒著。這只是第一步，他還要奪回他的房間，佔領一切屬於他的地方。

老吳睜著眼，感受紙花打在臉上的粗糙，卻看不見自己正

被團團綠光包圍，他的眼皮終於不再黑暗中沉重，但透過綠光他卻看見更加無止盡的黑……

隔天一早，阿弟被女人嘶吼的大叫吵醒，他一踏出房門卻愣在原地。

「這是怎樣？」

老吳躺在滿地的冥紙中，大字型的酣睡著，垃圾桶裡躺著一根電動陽具，不斷旋轉，發出低啞的嗡嗡聲。

還沒人知道發生什麼事，睡夢中的老吳卻兀自笑出一口爛牙，他可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昨天是，今天是，明天也是。

這是一篇節奏緊湊，明快俐落，語言活潑，敘述具有動感的小說，在氣氛營造上，環繞著人生中年過後不得志的「老吳」，人物心理刻劃在寫實的基調上注入了抒情的成分，使得語言具有渲染力，時間的推動中亦步亦趨地環繞著生命的變形，將老吳的挫敗藉由酒精的迷幻效果，原來那個「綠色的鬼」既是指向老吳的妻子，更是指向暗藏在命運裡那不可見的際遇之鬼與心魔。讀來具體又有同理感，有著細節觀照與鋪呈，頗具有寫短篇小說的功夫。缺點是酒鬼喝酒的真實性還有待更準確與深入挖掘，另外若干情節的書寫也過度用力，尤其結尾過於戲劇性（使得原來的節奏與寫實感被破壞了）作者匆匆給予老吳一記清醒的棒喝，此安排讀來錯愕，殊為可惜。

—

|

|

—

小說組優選獎

〈鯨落〉

汪恩度

94

打狗鳳邑
文學獎



作者簡介

畢業於華梵中文系，目前居住在台北，利用閒暇之餘創作。曾獲吳濁流文藝獎、胡蘆墩文學獎、廉政公署徵文比賽……

得獎感言

接到電話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掛了電話之後我陷入迷茫之中，一直到看到信箱裡真的多了一封信，才確定自己得獎了！

真的十分謝謝高雄！謝謝評審！還有主辦的大家！

01.

鴻九站在高處向下望，無數的草木隨風壓低枝椏。它們用一種困苦而艱難的姿態，蔓延在這片起伏的丘陵，直到沒人那些碎石堆積成海岸邊。

天空是一片亮麗的色澤，海水與天如同兩疋純粹的藍染布緞，向著遠方恣意的鋪伸，那上面的流雲是布面的碎花，裁成旗袍被收在老舊的衣櫃中。

奶奶每每看著那件旗袍時，眼中露出的是驕傲與滿足。她說，那是爸爸第一次領薪水時，給她訂做的，然而她卻一次都沒有穿過。那件衣服總是在衣櫃裡搖晃，逐漸將布面的花紋晃得模糊了，將深藍的下襬，晃得磨損了。

他還記得，小時候奶奶總牽著他的手走在沙灘上，那時候經過的路上都是農田，一株株稻穗結實滿滿的彎曲著，黃澄澄的顏色，就像每回去夜市吵著要吃的麥芽糖，拿在手上，總會因為溫度融化，一點點的滴垂下來。

而今目光所及之處沒有稻田，麥芽糖的攤子也在不知何時悄悄地收起，他沒有再吃過那能黏住嘴巴的零食，那些記憶就像是一個夢，彷彿存在過，眨眼卻又消逝。

越過礁岩與無數柏油道路吹來的海風，帶著夏天炙熱的溫度，那是一年比一年攀升的氣溫，人們說這叫溫室效應，因為排放了過多的廢氣與污染。可是他也已經不記得在溫室效應開始前，所擁有的氣候與溫度。

遠方的海面，隱約有一個黑色的物體，隨著海潮漂流。模

樣初看像是橡皮艇的邊緣，濕潤的黑色皮膚被照得發亮，似乎還能看見這個黑色的物體顫動掙扎著，沉浮在忽起忽落的海浪中，隨著海浪逐越來越近……

直到物體靠近海岸數十呎時，他才看清楚，那是一條鯨魚。牠朝上半翻著灰白色的腹部，上頭有著直線的條紋。

鯨魚在注視中持續靠近淺灘，每當浪潮退去時，牠使用尾巴拍打水面，像是企圖靠著自己之力擺脫這樣的困境，游回深邃的大海。

然而現實卻事與願違，無論牠在海上掀起了多大的水花，隨著海浪的推力，鯨魚也只能勉強保持在原本的水深而已，對於要游回深海中一點幫助也沒有。

鴻九小心翼翼地走進海中，慢慢靠近那龐大的巨物，直到看清那沉沒在水中的長長胸鰭，他才分辨出，這是一頭大翅鯨。在這之前，鴻九從來沒看過大翅鯨，他腦中飛快背起那些從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大翅鯨那大而長的胸鰭，在海中游泳時就像翅膀一樣，又因為背部隆起稱之為弓背鯨或座頭鯨……

鯨魚黑藍色的背，上面附著了無數鈣化的藤壺，帶來凹凸不平的觸感。擱淺在岸邊的大翅鯨發出似是痛苦的嘶鳴，從氣孔中噴出水花，掉落時就如同下雨，在海面打出一串水波。

鴻九似乎能明白鯨魚的無助，在如此巨大的生物面前，有那麼一剎那他也慌亂起來。因為他也知道光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將這個生物推回海中的。

他思考一秒，心中有了想法，拿出手機，按下撥號。

「教授嗎？我在海岸發現一頭擱淺的大翅鯨！」

「是，是，我會先在現場待命，牠的狀況不好。」

「瑾萱在附近？好，那我等她過來！」

電話那頭再沒傳出教授的聲音，螢幕上顯示著通話已結束，他又怔怔地看著不遠處那隻鯨魚，腦中浮現自己第一次看見瑾萱的模樣……

那天跟今日一樣是個大晴天，她紮著一個短馬尾，髮圈是稚氣的粉紅色，就如同她燦爛鮮明的笑容，那抹粉紅色也在之後的時光中，一直停駐在鴻九的記憶中，沒有褪去。

瑾萱是小他二屆的學妹，照理來說兩人不應該會有過多交集，可她是個熱心的人，雖然做事情有點無厘頭，但每回只要有活動，無論是去田野調查，或者是救傷，總少不了她。鴻九能感覺到，她是發自真心的喜歡這片大海。

他也是，喜歡這片曾經與奶奶一起看過的海，喜歡著那樣愛著海的瑾萱，喜歡著記憶所及的一切，不過這件事情他從未對誰說過。

那是一個埋藏在心深處的祕密，像是潛入深海的大翅鯨，或許比大翅鯨的潛游還要深邃，因為祕密，是無需呼吸的，他只要一直緘默著，便能確信這一切無所透露。

不知過了多久，遠處有個白衣牛仔長褲的女孩向他小跑而來，她苗條修長的身影與記憶中的女孩重合，而他站在鯨魚前方的淺灘，朝她揮手。

「哇！是大翅鯨耶！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近看到。」

瑾萱還有些喘氣，目光追尋著那個就在不遠處的龐然巨物，陽光將她的臉曬出通紅的印子，她的眼裡充斥著興奮。但這樣的情緒沒有維持多久，很快轉為擔憂。

「牠擱淺在那多久了？」

鴻九注視著她的神情變化，看了一眼手錶，「現在離我發現時恐怕過了四十分鐘。」

「教授已經先連絡附近的漁船了。」隨即她脫掉鞋襪，徒步在水中行走，鴻九見狀亦跟了上去。

瑾萱小心地繞著魚身且走且游，不時為了避開大翅鯨拍動尾鰭時濺起的浪花，而繞行。從海面上看去，淺白的身影與鯨身形成明顯的對比，她渺小得就像漂浮在海上的浮游生物，不住地被水花沖遠，然後又折回。

她在鯨魚的另一側漂浮，朝著鴻九大喊：「鯨身看不出明顯的傷痕。」

他眯著眼從海面向岸上看去，只見人群開始往淺灘處聚集。

「先上岸吧，教授聯絡的人似乎到了。」

瑾萱眨眨眼，調過頭正想往回走，卻只聽見身後大翅鯨發出一聲響亮的叫聲，牠擺動巨大的尾巴，將海面拍打出一整片散開的浪花。

強烈的水波令他們幾乎站立不住，幾乎要因為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嗆水，還好兩人一直與魚身保持距離，大翅鯨拍起的水花起先將他們衝擊得失去平衡，卻也幫助兩人脫離了水流劇烈的範圍。水氣氤氳中，只見到他那黑色的尾巴不停擺動，鯨身在低淺的海中努力改變方向，奮力張開那雙如翅的前鰭，像是想靠著自己的力量重新回到大海般。

鴻九半浮著在不遠處，這一幕看得他幾乎呆了。大翅鯨的身軀一反開始時在水中的進退為難笨拙的樣子，藉著海水的浮

力，竟然緩緩地掉過了頭。

海水倒映著天光，身在其中的大翅鯨便像是懸浮在半空中一般，那對大大的翅膀張開，真如同天上的大鳥般，在水底投射下巨大的陰影。

他想起曾看過的書中說著，名為鯤的大魚，會化為鳥，扶搖而上萬里。那一霎那，他毫不懷疑，眼前的大翅鯨能夠如此，或者說牠成為了他腦海中那個，扶搖而上的鯤。

大翅鯨前鰭撲動水花，頭尾調轉過方向，逐漸朝水深處游去。鴻九隱約聽見岸上人們的歡呼聲，夾雜在鯨魚的叫聲與水聲中，這一切十分突然，就像是一個夢。

而這個夢的結束，是瑾萱朝他大喊：「不行！牠側腹附近有礁石！」

02.

鴻九坐在拉開的躺椅上，陽光從大片透明的玻璃外透進來，夏天的太陽十分毒辣，往往不到幾分鐘便會把皮膚曬紅，就像是煮熟的螃蟹一般，即使擦上厚厚的一層防曬，卻仍逃不掉曬傷的命運。然而即便今天的太陽是如此的大，他卻不願意伸手去拉上白色的窗簾，彷彿每讓光線透進來一分，便能祛除那些孳生在陰暗角落的病菌。

他知道這也許只是自己神經過敏的表現，但無論如何他寧願繼續坐在原處忍受陽光的照射，也不想起身去拉上窗簾。

病房外長廊傳來疾行的腳步聲，從他的方向往門口看去，

正好能見到一張病床被快速推著通過走廊，病床旁跟著幾個看起來像家屬的人，他看見他們手裡提著一袋衣物與盥洗用品，臉上顯現出死灰般的神色。那神情陰鬱的即使自己曝曬在日光下，都忍不住打起寒顫。

病床過去後，隨之進來的是固定在這時間上班的護理師，她手中拿著耳溫槍，看著坐在陽光裡的鴻九。

「太陽這麼大怎麼不把窗簾拉起來？」說話間，護理師插入奶奶耳中的那把耳溫槍已測好體溫，發出提醒的嗶嗶聲。

鴻九站起來靠近病床，瞄了一眼耳溫槍上的數字，笑了笑：

「我想曬曬太陽，好幾天沒曬太陽了。」

「是喔？如果太熱可以拉起來。」護理師將體溫記錄在紙本上，又快速地說：「體溫正常沒發燒。」

鴻九朝她點頭，護理師寫字的手忽然停下，抬頭看向他，「你們家只有你一個人嗎？你是孫子？」

「對啊，我爸在北部工作，很少回來，只有我跟奶奶住一起。」他想起自己小時候也經常回答這類問題，甚至曾經在某篇名為：「我的爸爸」的作文題目上，寫過：「他總是很辛苦的賺錢，為了養活我跟奶奶。」然而這篇作文的後續，他一直到學期末才寫完。

護理師並沒有跟著他的思緒陷入回憶，她細膩的雙眼掃過他似乎凝固的微笑，接著說：「只有一個人是比較辛苦，你工作了嗎？」

「還沒，不過我碩班快畢業了，平常也接一點調查賺錢。」

「調查？是什麼研究嗎？」

「差不多，有時候幫水族館或者教授到海邊找找魚或者貝殼什麼的。」

「你是讀什麼科系的呀？」

「是海洋生物相關的科系啦，我們系上的教授在做鯨豚研究。」

「鯨豚研究喔……是研究什麼？可以大概說一下嗎？」

鴻九沉吟了一陣子，腦中排列著至今為止所有所學的資料，試圖構思出一個能夠讓人簡略了解的脈絡，片刻後他說：

「當鯨魚在海洋中死去，牠的屍體會緩慢地沉入海底。這樣一座鯨魚的屍體可以供養一套以分解者為主的循環系統長達百年，這個過程它有一個名稱，叫做『鯨落』。最簡單的說，我們目前正在做的就是觀察鯨魚死亡腐爛的過程。」

她聚精會神地聽著，直到鴻九話語中最後一個音節落下，才發出簡短的應答：「聽起來要做很久吧？」

「還好啦，其實也不一定……」

護理師手中那本白色素面的本子不知覺中已經闔上，鴻九想著那上面也許記錄著奶奶住院至今每一次量體溫的數字，有時他也發自內心的感到不可思議，僅只憑藉著幾個數字就可以知道人類的生死與病痛。

最近，他不時感到恍惚，究竟是什麼支配人這個體的一切，是經過科學論證醫學知識嗎？抑或者是那抽象不可見的心靈。

始終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她的臉龐深深地凹陷下去，變得乾枯的皮膚上，纏繞著無數的管路，每一條通道都在支撐著她的生命，每一次的醫療，都在延緩她的盡頭，但他卻覺得徬徨而恍惚，那樣的奶奶，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樣子。不是那個牽著

自己走過海邊時，喊自己抬頭看星星的奶奶，亦不是那個每天催著自己早點出門上課，嘴裡叨叨絮絮的奶奶。

記憶中的那個奶奶，像是被放逐到了永恆的黑洞中，任憑他在被重力扭曲的邊緣如何希望伸手去拯救，她依然一點點的瓦解，然後取代了那個記憶中對自己微笑、責罵與關懷的人。

安靜的空間中有一秒，他與護理師兩人都沒有說話，他想起了奶奶，卻不知道每個人來到這四周都是白色的病房時，是否都想起了什麼。

隔壁無預警傳來刺耳的機器聲，那是他這幾天來十分熟悉的聲音，這一區的病房無論日夜，總是不時會傳出這種聲音，只是這一次響得更為急切。他知道那預示著死亡，一旦病人的生命徵象不穩，便能聽見這個聲音。

護理師被聲響所召喚，如同進來時一樣突兀的，又匆匆離去，還不忘留下一句：「有什麼問題再找我！」

病房裡，陽光依舊灑落在地上，他想起隔壁也有這樣的一扇窗，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拉上窗簾？

03.

鴻九作為第一個發現大翅鯨的人，之後理所當然每天都要來這兒報到，帶上自發性前來，擋也擋不住的瑾萱。兩人乾脆在海灘邊搭起太陽傘當作休息站，遠遠地觀察那頭鯨魚。

那天大翅鯨突如其來，幾乎可說是全力一搏的掉頭，看著像是有希望可以脫離擱淺，最後還是失敗了。牠只游動了那一

會兒，之後又像是洩氣的皮球一般，沉沉地靠上水底，甚至還來不及將角度轉正到能夠撞上大礁石的方向。

教授似乎也不對這隻鯨魚抱持太大的希望，來過沒一會兒便回去了，可能更多的時候是在思考要怎麼清理魚屍。

擱淺的第二天，兩人竟然已經開始沒什麼事情可以做。基本的測量與觀察早已做完，剩下的只有等待教授的下一步指令。瑾萱無聊的與鴻九閒嗑牙。

「聽說在澳大利亞海岸發現了一隻白色的大翅鯨喔！」

他搜索著腦內的記憶，想不起來在那裡聽過這件事情，只能點頭表示附和：「是喔？那肯定很難生活吧，畢竟太顯眼也不是好事。」然而本來是要附和的話才出口，他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頭，這話接的，根本稱不上附和，倒像是潑冷水。

瑾萱卻不在乎，不按常理出牌的笑起來，「你真的很認真耶，通常這時候不是會說想看啊，或者說很漂亮之類的？」

鴻九也覺得自己接的話實在太糟了，只好尷尬地笑笑，「我就是忽然想到，就隨便說說……」

瑾萱指著海平面上，那座突起的黑藍色的小島，說：「說不定牠就是從澳大利亞游過來的，有白鯨的血統呢？」

鴻九不那麼認為。雖然他也不知道這隻鯨魚到底是不是從那裡游過來的，不過據他對大翅鯨的了解，這個群體一向有固定的生活範圍，要游過這麼遠的路，離開家鄉來到這裡，其實不太可能。這個道理他相信其實瑾萱也懂，只是她對於憧憬抱持著更高的幻想，選擇了忽略這件事情。

他沒有反駁，不輕不重的順著話說：「也許有吧，大翅鯨會迴

游，也許那隻白鯨的白化基因在許多地方的鯨魚身上都能找到。」 瑾

萱接著說：「我的夢想就是變成那隻白色的大翅鯨，在海洋裡游泳。」

她閉起眼睛，兩隻手在空氣中攪動，真做出像是鯨魚在海中巡遊的樣子。

鴻九看她那誇張的樣子，忍不住笑出聲：「人又不可能變成魚，妳的夢想比看見白化大翅鯨還難實現。」

她回過頭，側首像是思考著什麼般，看著他，「可是夢想，不就要是難以實現的，才能永遠令人仰望嗎？如果有一天夢想都實現了，那你還要追逐什麼呢？」

鴻九的確認為她是一個過於理想與夢幻的女孩，早在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就明白。其實他並不討厭過於理想化的人，或者該說，正因為他自己失去了這樣的能力，所以更加憧憬著這樣的人。他忍不住自己眼底的笑意，勾起了嘴角說：「但也不是這種實現不了的事情吧？」

瑾萱聳聳肩，忽然間變得像是對這個事情毫不在意般，坐回休息站的椅子上，悠閒的喝了一口寶特瓶裡的水，「很多人的夢想都實現不了啊，既然實現不了，與我有什麼差別呢？」

鴻九不明所以，感到一種怪異和無助，他說不出來自己這是什麼心情，夢想這兩個字像是一張網，而瑾萱的話讓他覺得自己是網裡的魚，在恐懼中掙扎的渾身是傷，血流不止。

至今為止，他總是想著那個很久沒有回來的父親，他離開自己與奶奶，是不是也是為了追尋一個夢，一個北上淘金的夢，只是再也沒有回來。

兩人的話題在這邊短暫中止，鴻九甚至沒發現海灘附近逐漸圍上一些人，他們有人拿著相機，有人還拿著水上器材，一團團在那對著大翅鯨指指點點，似乎還想上去一探究竟。

當他意識到該做些什麼時，瑾萱早已不在陽傘的遮陰範圍，模糊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

「那隻大翅鯨擱淺了，盡量不要太靠近牠，以免造成鯨魚緊張和傷人。」

「大翅鯨大多會在自己出生的海域生活，所以擱淺在這其實比較罕見。」

「大翅鯨有許多救援其他動物的紀錄，雖然沒有確切的依據，能知道這樣的舉動是出於什麼原因。其中似乎跟虎鯨特別不對盤，有超過一半的營救目標，都是在虎鯨狩獵時發生。」

聲音斷斷續續的傳入鴻九耳中。忽然，擱淺海中的大翅鯨噴出一道水柱，水柱散落後化為霧氣，聲響打斷了瑾萱連綿不絕的解說。鴻九就站在那看著，直到太陽漸漸西斜，海面渡上一層鮮豔的紅色，他想那約莫是血，興許是鯨魚的，也興許是自己的，帶著一種毀滅與死亡，逐漸蔓延……

大翅鯨最後一次鳴叫，嘹亮的叫聲持續很久，直到四面八方的海中都傳來牠的回音，牠的尾鰭拍打水面，從頭部開始，緩緩的沉入水中……

他想那肯定是大翅鯨想對海中的親人，吟唱最後一次鯨歌，於是他拚了命的發聲，直到那聲音透過海流，遠遠地傳出去……

04.

奶奶火化那天，天氣晴朗的如同一幅畫，放眼望去的天空，連一片雲都沒有，直到火葬場的煙囪緩緩吐出一條如龍的長鏈，煙霧到了高空散開，散成一片烏雲的形狀。

鴻九相信人死後是有靈魂的，正因為如此，煙霧才會上升，在人間與天穹搭起一條長橋，它引導人們死後的靈魂，通往沒有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有人稱之為西方極樂。

但鴻九總是想，如果極樂了，是否還感受得到快樂呢？

如果沒有了分離時的憂傷，奶奶是否還會在每個看見星星

的夜裡，思念父親呢？

他站在那邊，看著那條橘灰色的長龍，飄的好高好遠，直到因距離而縮小到看不見，他相信那裡肯定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入口。

父親這天罕見的在除了過年與除夕外的時間站在鴻九眼前，不過也僅止是這樣，他始終沒開口說過話，也沒有移動，只能透過手中一根接著一根點燃的香菸，確定他不是一個塑膠假人。

看著那幾乎成為石刻的神情與側影，鴻九浮上心頭的，卻只有一種陌生而恍惚的感覺。那個自己叫著爸爸的人，在童年記憶中卻像是一個未拆封的過期月曆，從未寫上任何一筆記事。他甚至想不起來父親年輕時的長相。對他而言，這張
臉孔

永遠是這麼陌生，陌生得使他膽怯，陌生的連他自己有時候都想，會不會有一天他們不再聯絡了，他便能徹底的忘記他。

鴻九不只一次他這麼想著：「這個人不是我的父親。」在遠離奶奶與自己的地方生活，追尋著物質與理想，再沒有回頭。每回奶奶眺望星空時不自主呢喃的話語，他都聽在耳裡。奶奶沒有了爺爺，自己沒有了母親，然後他們還同時失去了一個兒子與父親，那片翠綠的菜田裡，只有他們兩人，沾著晨露，天未光時，從菜葉上一隻隻的抓蟲。

那樣的父親，對自己來說究竟還有什麼意義？他不知道。他只能絞盡腦汁思考，勉強說出一句像是寒暄的問題，或是語句。

「你……最近還好嗎？」

「唉，還行吧。這行的競爭很激烈，錢不好賺。當初想賺大錢，現在不可能囉，難啊！」

「那，阿姨他們還好嗎？」

「妹妹才上國中，很難教，動不動就頂嘴。弟弟倒是考上清大，在學校住宿。」

鴻九尷尬的笑了笑，「弟弟很厲害啊。」

父親抽光了最後一口煙，將僅剩一段的煙屁股往地上丟，嗆人的味道從他的鼻息間噴出，「你也很好，很少讓我操心，又孝順奶奶。」

不知怎麼，那一瞬間他卻有種想要放聲大喊的衝動，可他緊緊閉著嘴巴，一點聲音都沒發出來，連反駁都沒有。

小時候他想，自己無疑是不幸的。其他人放學時都有爸爸媽媽來接，可是他從沒看過自己的媽媽，奶奶說她嫁去了北部，

可是後來父親也去了北部，然後在某天帶著一個女人回來，鴻九叫她阿姨。

在他的記憶中，北部這個名詞好像成了一個魔鬼，只要去那裡的人都會在記憶中消失，即便回來，也再也不是他認識的那個人。

又後來，他又聽說自己有了弟弟妹妹，父親好一段時間再也沒有回來，隔了很久很久之後，鴻九才看見那個不認識的弟弟妹妹與父親。

奶奶死去的此刻，他深深地思索起父親這個名字代表的意涵，這問題像是一棵枯老的樹，暴露在空氣中的部分都已經腐朽，只有那如爪的根深深扎在中心。然而他知道，總有一天這棵樹會倒下，從他一片荒蕪的心田中倒下，什麼都不剩。

火葬場的煙逐漸飄高，他閉上眼睛，彷彿還能看見每回下課回家後奶奶喊他吃飯，帶著點不耐與關心的臉，可是隨後場景卻變成了醫院，那張熟悉的臉插著各種管路，浮腫變形。

再睜開眼睛時，四周已經沒有人，遠方傳來父親刷亮的硬底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發出的喀喀聲響，一種酸楚與刺激的氣味，久久的，沾黏進他的骨髓裡。

05.

夜裡，檯燈流瀉下昏黃的光束，正照在那封印刷字體的信紙上。鴻九對著微光，將信紙拿得很近，像是極為吃力才能閱讀到上面的文字。

月亮隨著時間往天中央越爬越高，房子的後門傳來幾隻野

狗打架的聲音，凶狠的撕咬聲過去後，竟然集體吹起了狗螺。鴻九看著那封信，像是入定了一樣，對外面的吵雜置之不理，端坐著的姿勢沒有絲毫改變。信紙的最上方寫著「推薦信」，那三個字端正且充滿力道的，衝進鴻九的視野中。

這封信推薦的工作地點是台北，這意味著他必須搬離高雄，獨自前往那個未知的城市。

他又想起了那片曾經跟奶奶一起看過的海，至今為止，他在那片海上度過了無數的日子，無論是調查研究，或者是一個人心煩的時候，他都會去看看那片海，彷彿只要見到了海，他就又有了前進的動力。

也許自己是一隻深海中的魚，因為離開海洋而窒息。他又想起了那隻擱淺在岸邊的大翅鯨，鯨魚最後緩緩地沉入海中，再也沒有浮起。

教授雇來了漁船將牠的屍身拖至較深的海域沉放，他們預期著這具屍體將會帶來無限的生機，有多少海底的食腐動物，他們會追尋著這難得的資源，重新展開新生。

地球上最大物種的死亡，帶來了凋零前的蓬勃。有時，鴻九覺得這很諷刺，因為無論這個過程進行得再慢，總有一天鯨落的能量還是會消耗殆盡的。

有時他想，也許這就是無法改變的定律，萬物皆會自壯盛走進消亡，無論是生物，或者死物。

而自己在這樣宏大的洋流中，又算是什麼呢？

後門的狗叫聲停下，他站起身來，不再思考這這些問題，打開後門走出屋子，黑夜裡只有遠方的路燈在馬路旁發著光，

然而那微弱的光芒卻無法越過深重的夜幕照亮他身處的道路。摸著黑，他一步步小心的前進，黑暗中有對發光的小點，那是一隻全黑的土狗，牠蹲伏在路邊的長草中，閃爍著發光的雙眼，注視著他。鴻九想這隻狗也許是剛剛那群狗的其中之一，而牠的那些夥伴不知道為什麼已經離去，只剩下牠停留在原地。

就像是盛大展開的鯨落，起初時吸引了無數的生物，落幕時卻只會剩下幾隻依依不捨的動物，企圖在剩下的骨骸中，找尋最後一點可利用的生機。

奶奶的菜園就在房子的旁邊，不須摸索太久，他就踏進了許久無人整理的菜園之中，那裡如今已經長草叢生，蚊蟲盤旋在他的四周，發出刺耳的嗡嗡聲。

曾經在天還未亮時與奶奶一起迎著露水抓蟲的回憶，如今都被瘋長的雜草掩蓋。他看不見那些曾經被呵護的菜苗都到了哪裡去，彷彿隨著奶奶的死亡，這一切都變得無關痛癢也沒有意義。

鴻九在黑暗的菜園中佇立了許久，直到雙腳發麻，天邊似乎微微的亮起，腦中一片空白，再也想不起什麼，才緩緩轉身回到屋內。

鴻九收起那封攤開在桌上的推薦信，散落在下面的資料就隨之露了出來。那是一張標示著大翅鯨屍體的海圖，白色的圖面，用紅色的簽字筆標註了一個叉，像是一個破皮流血的孔洞。

06.

八月，他們撈出研究架設的攝影機，紅外線鏡頭拍攝的畫

面，將原本明亮的螢幕染上一層黑白的色調。那是光到不了的深處，僅只有微光從那些本來居住在此的動物們身上，黯淡散出，微弱得如同即將死亡的星星。海面下的黑夜，遠比自己看過的夜晚還要深沉。

黯淡過去後，畫面中很快出現成群蜂擁的甲殼類，與一些偶爾游過的魚類，牠們啃噬著那巨大的屍身，一點一滴的，將原本巨大的島嶼，化為塵沙，牠們在那之上攝取著養分，直到露出磷磷白骨，那種森冷的灰白，在遍地無光的海底燃起一盞磷燈，指引所有的生靈來到此處，攝取這僅有的養分。

閃爍的畫面映入鴻九的眼瞳之中，他忽然覺得這一切都是這麼的熟悉，無光的海底，生物追隨著養分而居，為了生存牠們甘願流浪到任何地方。

就如同他的父親，那隻不知回航的大翅鯨。

他曾經試圖在每個深夜裡，想像一個人前去異鄉打拚的父親有多麼無助與徬徨，他過的好嗎？在那樣遙遠的地方，是否正努力的工作，完成他不惜離開自己與奶奶也不放棄的抱負呢？是否在每一天的開始或結束想起自己與奶奶？是否在看著與自己年紀相仿的小孩時想起過自己？

可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到現在也還是沒想明白，或者說當父親帶著另一個女人與嬰孩出現在自己眼前時，他就放棄思考這個問題了。

他總是想自己是不是有那麼一點，憎恨過他？他希望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那怕是那麼微小的成分。但就像海洋中終會消失的養分，與那些貧瘠土地上的微光，這樣細微的感情也終將消散。

最令人感到寂寞的是，他既不憎恨自己的父親，卻也不能愛他，這個本來應該在自己生命中佔有最重要地位的人，如今對自己來說無疑只如同一個陌生人般。

他盯著螢幕的目光凝固了，像是迷失在畫面中漆黑的漩渦中，縮時播放的影片中，那些深海動物的行為都顯得極其怪異，像是一個個反派角色，牠們依循天性在那頭可憐的大翅鯨身上製造無數傷口……他忽然覺得恐懼，對那樣的畫面，與正在觀看畫面的自己。

是不是自己有一天也會變成那樣？依循本能的爭食，卻不知道睜開的眼臉中能見到什麼。連那僅存的一點微光，最終都仍是會消逝的。

飛翔的大翅鯨曾經是夢想，牠墜下的殘骸化為了養分，用僅存的憧憬驅使著人們聚集，不斷的聚集，就如同那些腐食的甲殼類……直到有一天再也離不開那裡，忘記了洄游故鄉的習性。

07.

奶奶遺留下來的那件湛藍色旗袍，在某個晴朗的天氣中，被他燒成了灰，飛灰在天空中揚起一個旋，然後消失，深藍色的下襬沾著火光，最後一次劃出橘紅帶藍的軌跡。

他站在車站的月台前，手中提著一袋行李，胸前口袋放著教授親筆的推薦信。他想自己興許就是一隻甲殼類，在萬千座鯨落尋著自己的住所，忘卻了故鄉以及一切，永恆的在海潮中流浪。

月台的盡頭前，有他那些送行的朋友，其中也有著瑾萱。

她溫柔的目光注視著他，像是海中悠游的大翅鯨，平靜而祥和的，載著他的依戀與夢，緩緩地，沉入那個內心最深處的地方。

「學長，要記得回來看我們喔！」她這麼說。他知道這也許是他們最後一次這麼靠近彼此說話了，時間會反覆的沖刷，直到人們白髮蒼蒼，直到背脊彎彎，記憶從今生變成了隔世，所有的執著化為了煙霧。

最後一次，他頂著陽光，笑著說：「再見！」與他故鄉，與他回憶和愛戀。

火車隆隆的響，恍如那天鯨魚臨死前的叫聲，隨著逐漸遠去的景色，慢慢淡化……

這是一篇真摯而動人的作品，作者以鯨魚的意象貫穿了全篇，畫面生動，令人讀來不禁為之震撼。小說看似寫鯨魚的擱淺，其實旨在寫親人之間的愛與孤寂，尤其幾處描寫父親與奶奶的片段，簡短幾筆，就充滿了言之不盡的寓意，耐人咀嚼深思。在整篇小說中父子的互動和對話雖然不多，卻是寫得極為精省有力，委婉道出人世之間時移事往的滄桑與無奈。小說題名為：「鯨落」，也正是要以「鯨落」這一海洋生物的特殊現象，隱喻從奶奶、父親到兒子三代人之間的關愛、犧牲，以及無可抵擋的宿命輪迴，而大自然的生命生生不息，最後只有將一切的缺憾還諸天地，而結尾的離鄉遠行片段，尤其充滿了既溫柔又哀傷的詩意。

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徵獎的遊戲規則，與去年相同。依然只有至少六千字的下限規定，沒有天花板的規定。一百六十七件投稿作品中，一萬字以下的佔了八十九件，一至二萬字者六十六件，二至四萬字者六件，五至十一萬字者，六件。所以從六千字到十一萬字，體積大小足足差了十七倍，好比幼稚園身高的小朋友和 NBA 的長人中鋒在同一場域競技。公平與否看結果就知道了。天龍鬥地虎，吃虧的不見得是矮小的，重點在參賽者知不知道什麼才是精彩的小說。

從量上說，今年的確比去年有「成長」，表示打狗鳳邑小說獎已有口碑，在小說創作界有足夠的吸引力，至於質的部分，就要看評審的見仁見智了。今年的小說評審有李志薈、蔡素芬、郝譽翔、鍾文音和我五人擔任評審委員。由於徵獎辦法強調對創作自由的尊重，所以，不僅篇幅大小沒有上限，也沒有主題限制。結果，誠如評審委員的共同感慨，的確呈現了非常豐富多元的文學面貌，幾乎是各類英雄好漢都使出了看家本領、各擅勝場，卻不見那足以傲視群倫的佼佼者。

第一回合的複選是每位委員都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看完所有一百六十七件作品後，各挑出四篇進入複選，結果五位評審共挑出十八篇作品，其中也僅有兩篇有兩票。也因為這種幾乎全無共識的結果，委員們才有上述的感慨。我個人卻認為

初選沒有共識並非壞事，至少可以減低漏網之魚的風險，有八分之一左右的作品可以進入複審討論之後，再予定奪高下，總比抽籤一樣抽出前幾名就讓大局底定公平些。最後進入決賽討論的就有九篇之多，也就不難想像評審會之冗長和熱烈了。

最後的評審結果，得到首獎的作品是〈檳榔樹下〉，得到評審獎的作品是〈綠色的鬼〉，得到優選的作品是〈鯨落〉。得獎的每一篇作品，都會有一位評審委員擔任講評，這裡就不再贅述這些得獎佳作的內容了。

不過，身為評審，還想贅述幾句的是，今年小說獎評審結果出來後，評審們得知獲得小說首獎的，竟然是中國籍的作者，連賣力支持這篇作品的評審，亦感錯愕。主要的是評審們既未詳閱徵文簡章，更無從事先得知作者背景資料。這一切都因簡單明定「徵文對象」：「不限國籍」、「不限主題」。這恐怕是國內公辦文學獎的罕見「寬大」，公部門的文學資源是否應該限於國人享有，的確是有再斟酌之處。其實，「徵文簡章」的最後一項，在不限主題之外，還是有主題的提示，每屆小說、散文、新詩、台語新詩的得獎作品，還可以角逐一項更多獎金（三十萬元）的高雄獎，旨在「呈現多元高雄樣貌」。以小說獎為例，大部分作者似乎忘了這一項。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8 年 8 月 24 日（五）下午 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李志薈、郝譽翔、彭瑞金、蔡素芬、鍾文音（順序照筆劃排序）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陳美英、毛麗嵐、江偉秀、宋盈璇
《聯合文學》雜誌 王聰威、嵇國

鳳記錄：朱英韶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共同推舉彭瑞金擔任會議主席。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李志薈（李）：我去年也有評這個獎，今年作品水準提高，優秀作品也多。題材面向分佈很廣是比較可喜的現象。

蔡素芬（蔡）：這次作品題材非常豐富，十八篇作品因題材的關係，各有重點。以文字表現說，有的平順，有的感覺是素人書

寫，文字毛病不少，但努力營造氣氛和主題性。

郝譽翔（郝）：這次看的作品數量蠻多，整體水準整齊，尤其入

圍十八篇都在中上以上的水準，若要選出前幾名蠻困難的。但好像沒有特別非他是首獎不可，等等討論應該會相當激烈。這次作品有個好處是貼近現實生活的題材，以至於有幾篇看起來很像是同一人所為，皆為寫實手法。處理小人物的存在困境，筆法純熟，能反映現實是挺好的寫作趨勢。

鍾文音（鍾）：因為件數很多，所以擔心從一百六十幾篇中挑選有所遺漏，後來選出的這十八篇就更聚焦了。再仔細讀過，確實包含了小說的各種敘事手法，有如素芬所說的素人直白，或語言上的敘事、運用現代與古典文本的穿插，有的則是擅長對話。選擇上確實有難度，因為中上作品感覺很多，但程度更好的作品卻沒有出現。最好的部分就是生活的味道、人物的形象、語言的活潑、誠實內我跟外在，這種小說勾勒，在這屆有很多風格性、突破的狀態。只是在敘事節奏上，有的不知道寫到哪裡去，或者有語言的停滯。

彭瑞金（彭）：讀到三十幾篇時，發現作品程度都不錯，但沒有讓人眼睛一亮的作品。何況這個獎額有限，所以給分的時候沒有一部小說是讓人覺得好像有機會進入下個階段。這樣的結果我不感到意外，評審之間沒有共識，過去好像沒有發生過，今年似乎是第一次。

複審結果

本屆小說共徵得一百六十七件參賽作品，經評審選出十八件作品入圍，獲得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十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兩票	〈鯨落〉（郝譽翔、鍾文音） 〈雨霧中〉（李志薈、郝譽翔）
一票	〈綠色的鬼〉（鍾文音） 〈鹽埕沒有區長〉（李志薈） 〈鸚鵡〉（李志薈） 〈他是我爸爸〉（蔡素芬） 〈檳榔樹下〉（蔡素芬） 〈海上皇宮〉（郝譽翔） 〈瑪瑙湖〉（郝譽翔） 〈不存在的戀人〉（彭瑞金） 〈阿爸的港都〉（鍾文音） 〈耳邊風〉（李志薈） 〈換牙〉（蔡素芬） 〈歸鄉〉（彭瑞金） 〈集忠營〉（彭瑞金） 〈魔山〉（彭瑞金） 〈運命的遊城〉（蔡素芬） 〈雙叉路〉（鍾文音）

入圍作品討論

討論方式：十八篇中，兩票作品進入決選討論，一票作品至少要一人覆議才進入決選討論。

〈綠色的鬼〉彭瑞金覆議

〈檳榔樹下〉李志蓄覆議

〈耳邊風〉鍾文音覆議

〈歸鄉〉郝譽翔覆議

〈運命的遊城〉鍾文音覆議

〈雙叉路〉彭瑞金覆議

其他一票未有評審覆議，但評審爭取推薦作品討論：

〈換牙〉

蔡：此篇作品文字很簡白、簡潔，語言不囉唆。故事描述一個兒童犯罪心理，有一種毛骨悚然的心態。如果小女孩真的造成媽媽朋友的女兒被狗咬死，這個咬死可能是他造成的，這個創傷一直放在他心裡，變成自己的心事。這在講幼年時期童稚天真且錯誤的想法，造成生命死亡，使主角心中埋下陰影。這種創傷的寫法，我個人感到是很厲害的作者，步步經營，描寫得很好，我給予很高的評價。

李：我覆議。

〈鹽埕沒有區長〉

李：作品描述的是高雄的三個童年友伴，有姜皓、敘述者（郭）和高明進及他們的家庭。這個故事歷經了三十多年的變化，有

人去北京，有人留在高雄，有人死於高雄氣爆的意外之下。我覺得作者透過從一九九七年《模仿城市》這個電動玩具，高明地鋪陳現實與記憶的連結，不僅勾勒出高雄這座城市的變化，也有某種高度、象徵性地來談——關於人成年後進到城市的演變、金錢的追逐遊戲，包括地底能源的探採，最後與高雄氣爆連結。高明進在一心二路幫姜皓爸爸處理房子便因氣爆身亡。作者將故事描述得很隱諱，卻巧妙地反映出高雄三十年來城市變遷。「鹽埕沒有區長」的設計看起來雖然莫名其妙，但我個人蠻喜歡的。敘述者的父親從區長位退休，在氣爆事件之後，幫助高明進和姜皓的家庭，做了很多讓人感動的溫暖的事。這樣命名隱含著某些意義，例如「與其懷念區長，懷念的是那個逝去時代」，因此作者透過這些角色最後發展關係來談這件事。這篇小說讀起來，在悲傷之中有種溫暖的感覺。

彭：這篇作品讓我感覺到，現在的作者寫小說比較不會在文本中透露太多資訊或清楚表達含義，這篇是我讀起來最嚴重的一篇。當然我們知道有一首歌叫〈鹽埕區長〉來呼應標題，但只是捕風捉影抓到某些東西。我沒有支持。

〈不存在的戀人〉

彭：我覺得這篇作品是寫得最認真的，他挑戰很多東西。一般

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只要被多數人認為不同於常人，便被歸類為瘋子。年輕的主角醫生因為他自殺女友有幻覺，使他自己也變得有病，透過這些情節想強調的是——幻覺應該是可以跟疾病共存的。現代醫學用藥物控制，使患者的精神呆滯，作者挑戰這樣的醫學觀念，並深入描述這種精神病、思覺失調症的病人的轉變，是一部題材特別，也十分用心的作品。

蔡：這篇比較長，所要探討的意義蠻動人，因為這個主角一直對他幻覺所產生的女性那麼地執著，甚至他在樓頂上因這份執著與她結合為一，並掉下淚水，這在描述幻覺的人沒辦法跳脫是因為有所執著。這篇小說是一種醫病小說，教我們一些知識。但對我來講，我不清楚這方面的知識，例如這種疾病的患者是否如同小說的敘述？作者在作品中一廂情願地使男女主角見到彼此並做了一些動作，但現實中旁邊應有人注意到這些動作的異常，作者在這方面描寫不夠深入，無法讓讀者感覺到主角是在幻覺中的狀態。讀到後來，才開始讓人設想前面的情節是幻覺，因此前面情節應該要有現實的對照，例如透過旁人的眼光對照出主角病況的嚴重。尤其作者交代病況都用較輕的筆調處理，回憶的部分也是直接標示出來，這樣的小說表現手法不夠恰當，作者應試圖使用文字線索讓我們了解，這些情節其實是過去某個時間點發生的事情。

彭：故事涉及主角是精神科醫生，雖然幫人治病，自己也陷入這種問題。因此他提出一個問題：思覺失調的人不是二十四小

時都失調，有時候是正常的，他有將這樣的感覺描寫出來。另外作者挑戰了一些觀念，例如故事中的醫生過去也覺得幫病人消除幻覺是職業責任，但直到他發現幻覺並沒有辦法被消除，只能延緩或減輕，不要加重病狀。也因此，他提出的新治病觀念應當是與幻覺和平共存，〈魔山〉那篇作品也是類似的觀念。

鍾：閱讀〈魔山〉和〈不存在戀人〉都像是在外圍環繞，沒有真正進入角色內心；但作者蠻會說故事的，只是在整部小說的人物理解上還是少了一些環節。總而言之，就是外在空間描述不錯，但人物描述不好。

無人覆議，不進入決審討論。

兩篇兩票作品，加上七篇一票經一位委員覆議作品，共九篇作品進行決審討論。

決審討論

〈綠色的鬼〉

鍾：作者的文字有不錯的動感，一直帶動進入主角老吳的世界，氣氛營造也有出來，寫實中的細節很不錯。比方說他在寫時鐘，
有一個「內在的我」的氛圍。但一些「外在的我」，譬如關於老吳身體的書寫，描寫雖具體且細緻勾勒出角色的一舉一動，

卻也同時導致後面結尾過於戲劇化。故事設計了一個心理抽象的「鬼」，影響老吳，並吞噬他的金錢（也就是他自己揮霍），所以算是合理，因為家人不在意他，他就墜落入無限的黑。這篇作品很符合短篇小說的節奏，角色形象很立體，結尾若能不要過於戲劇性會更好。

彭：我覆議，此篇小說在整個結構上算是很緊湊，作者把一輩子當廚師、收入不錯卻因為喝酒摔倒，並不斷酗酒的主角老

吳，描寫得很好，尤其老吳與家人的互動，使得整體結構乾淨俐落。不過故事寫到「每天喝三瓶高粱」，這樣其實老早就死掉了，喝一瓶半可能就會暴斃，三瓶的設計似乎太誇張。另外最後有一個電動陽具有象徵性，因為太太不與他行房，使得老吳從原來家庭支柱的角色，到最後變成連家人都拋棄。故事好像在描寫人一輩子都不能失敗，都得是盡職的丈夫、爸爸，只要失誤就會被家人隔絕，醉鬼沒有出路。

郝：我的看法跟兩位老師一樣。這篇小說節奏明快、乾淨俐落、好看，人物形象鮮明，整體氣氛和寫實功力都不錯。我沒有給他前面的名次，是因為結尾太用力、太戲劇性。

蔡：請教一下綠色的鬼代表什麼意義？

彭：就是醉鬼的幻覺。

李：應當是作者自己心中的感覺。

蔡：小說一開始就說老吳凝視著黑暗，卻發現幾點青色螢光，所以綠色是一種心態反應？這是我的不解。另外作者用字蠻不精準，例如「老吳一人坐在客廳裡，窗外斜陽正落，但能爬進來的只有餘暉。」而老吳被勾勒成這樣的形象，最後雖說要保護這個家，可是他卻爛醉如泥，他做了什麼事可以反映出想保護這個家的心態？作者故事的轉折點似乎不清楚，老吳突然就義氣起來，認為自己該有能力保護家庭，因而拿了很多冥紙當鈔票撒給家人。這邊讓人難以理解，有點突兀，如此一個人一生就這樣爛醉過去。

彭：主角摔斷手造成人生大轉變，他後來一直墜落，因為一次失誤而改變了人生，我覺得是這個原因。

李：這篇關於中年失業廚師領班酗酒，有反映某種寫實，很多家庭的父親是這樣的角色，這次參賽作品裡面也有很多這類描寫。最大優點是用了爸爸的心魔——綠色的鬼，慢慢拉出走向頹敗過程的記憶。我其實比較同意素芬及幾位評審所說的結尾處理不當，老吳灑冥紙，應該是被逼到最後作出抗議，而不是為了保護家庭，因為他從未有這樣的心態。我覺得最後一大段可以不要，到撒冥紙即可。這篇是中上、不錯的作品，當初沒選的原因是這樣的題材表現得比較普通，不太有創意，雖然作者確實處理得不錯。

〈檳榔樹下〉

蔡：這篇作品的文字傳遞效果很好，可以讓讀者感受到暑熱、鄉間氣氛，以及故事中的檳榔和屋子的結構，整體空間感與景

象是寫得很好的。雖然應當是素人寫作，對白卻很生動，尤其是哥哥對弟弟的注意，寫得很到位。作品傳達的生活感也很強，包括新舊冷氣與家庭整修過程，隱隱約約象徵家庭敗壞。最後小說結尾實在是太殘忍。太工巧的設計，作者一步步走到結局，反映出貧窮、貧賤。而那位可能是父親女友的阿姨則是輕描淡寫地陪襯故事，不知道阿姨跟爸爸的關係，但能做個合理的推測。也就是說，小說本來就別交代得太清楚反而才會味道。

李：我覆議。在我認知中，這篇小說是一個尋常家庭故事，但慢慢地被推向驚濤駭浪。比較迷人的地方就是，一個尋常家庭無聲的裂解，並將無望的哀傷藏在裡面。故事中的哥哥升大一，弟弟升高中想念體育班，爸爸沒有太多責任感，媽媽則失蹤了，在這樣過程中，可以透過哥哥敘述去理解家庭是如何無聲無息、慢慢崩解。我也同意素芬姐所言，最後在茶室撞見母親的段落，雖駭人卻經營得太快、太刻意。應該要將故事處理成，自然引導到最後橋段的方式，否則設計感太強烈了。不過，我喜歡這篇小說傳達出來無愛的絕望的痛楚，是有打動到我的。

郝：我也很喜歡這篇作品，這位作者可能是素人，但又很厲害、不動聲色地耐心經營這些細節。故事中很多地方寫得很細

膩，但又不是刻意渲染出很強烈的情緒，像李委員所說的「無

聲的裂解」。因此，整體讀下來會被其曖昧、若有似無的悲傷打動，無論最後結尾高潮是否刻意設計，但因作者前面將情節寫得相當節制，以至於結尾的寫法也能讓人接受，這是一篇很細緻耐讀的作品。

鍾：省掉素人有些不準確的語句跟結尾之外，我閱讀時是很喜歡的。尤其是我讚許他是有經過這個生活的過來人，所以有種紮實的味道，而不是文青式的生活與編造。作品裡面有些對話生猛，台語式的感覺有出來。還有關於母親的縫紉機被父親拆掉、賣掉的描述，也讓人讀起來有點難過。只是，小說常出現語句上的瑕疵，比方說「作為他弟弟的長輩」、「他阿爸身為」等贅詞。而後面的結尾非常高潮，就使得前後的生活少了銜接點，譬如從回鄉跳躍到「性的、青春的終結」這個段落比較快速。最後「來兩棵檳榔提神」的結尾，蠻有張力的。另外，我對他的時代有種混淆性的感受，不知道故事中的「今年」是哪一年，時間容易被錯亂，設定上稍稍不清楚。

彭：這篇小說如果只處理當司機的爸爸，出走的媽媽、兄弟之間的感情，整體是不錯的。但最後多了帶他經歷性的初體驗的游先生，還有游阿姨在小說中的功能，好像把很多不相干的東西牽在一起，有種拼湊的感覺。

〈鯨落〉

郝：我很喜歡這篇，給他蠻高的名次。整個小說結構很完整，

段落清楚，作者有駕馭小說的基本功力。〈鯨落〉作為標題整個象徵意象也很成功，也在敘述生命的敗壞，對照的也是男主角家庭的崩解，但他卻用鯨魚反寫自己的家庭，所以整體寫來使得鯨魚充滿象徵意義。關於家庭哀傷的部分，作者也寫得很節制不會過於渲染，也不煽情。幾個場景如他跟父親接觸的場景，對話短短幾句，卻很成功描寫那種父子尷尬處境。這篇小說讀起來充滿詩意，文字好看且哀傷動人。

鍾：這篇作品藉由「鯨落」特殊的觀察鯨魚的死亡腐朽的歷程，關照了兩件事情：一個是奶奶的離別，另一個是父親不存在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隱喻是成功的。語言上，作者不疾不徐，不像有些作者會快速崩落收尾。這篇作品也展現了一定的感情濃度，還有譬喻及作者自身的節奏感。另外還有對醫院的描寫，〈魔山〉的醫院彷彿假想，甚至我們去醫院陪病都要身家調查。但奶奶那個機器的房間、讓人感覺這些醫院場景很真實，寫實中頗有詩意的在抽離著。另外，奶奶的形象、旗袍很美，但唯一缺點是奶奶的生活不夠立體，容易只讓讀者留在文字美感、十分抽象；只是這種抽象似乎又合乎文本，因為故事本來就是以旗袍帶出他們的相處，這些橋段在小說敘事上相當高招，最後又能兜回故事。

李：我也蠻喜歡這篇作品。作品的優點幾位評審已經提到。故事用「鯨落」、鯨魚屍體變成養分供養的概念，去談論對亡者、奶奶的思念，還有對父親的愛恨情仇，及自身生命的疑惑，的

確文字、段落節奏都是好的。但我納悶「鯨落」的概念，雖然象徵意味豐富也符合故事，不過我比較期待關於奶奶的情感部分。最後若以「鯨落」概念，父子關係應當可以形成一個好的循環供氧系統來落實「鯨落」意象，但作者沒有與標題呼應，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蔡：這篇作品有些象徵上的問題，也就是作者在講「鯨落」的意義是說，鯨魚的屍體可以供養一套以分解者為主的循環系統長達百年，這是海洋的生態。鯨魚供養的循環系統就成為「鯨落」，故事中的研究者們在研究這個過程。若以此來說，其中邏輯應該是：死亡是帶著一種意義的，目的是要供養海洋生態以維持，是自然過程。但不管是主角內在孤獨，或對奶奶死亡的憂傷，這與回歸自然、重新供應海洋養分的「鯨落」看起來沒有關聯。這篇小說敘述得太多，沒有形成張力，有些橋段其實是不必明講。也因此讀起來頗有散文式敘述的感覺，作者在談他的憂傷與對奶奶的感情，小說中有提到：「如果沒有分離時的憂傷，奶奶是否還會在每個看星星的夜晚思念父親呢？」前面的情節並沒有看到奶奶看星星的夜晚因而對父親有所思念，突然跑出這橋段像是作者的誤用。總之，這篇作品主要是邏輯問題，尤其如何把「鯨落」的生命循環去回應海洋所需，並和他對生命與親人逝去的悲傷如何連結，這是不理解的。

彭：我原以為作者以「鯨落」比喻扶養主角的祖母的死亡是好的，但作品一開始是鯨魚的落難擱淺而已。因此當主角發現鯨

魚，是待救狀態，但裡面的角色卻只有錄製鯨魚死亡過程，而不是搭救鯨魚。作者完全沒有描寫鯨魚的困境，誠如故事沒有提到祖母與父親如何扶養主角的困難。而且遇上受難的鯨魚，照道理來說，學者們應該要想辦法救援，教授雖通知漁船，最後卻只是拖走屍體。鯨魚擱淺的情形也沒有真實性，完全沒有照實描寫出來。最後，這篇作品讓人感覺是篇稚嫩的文青作品原因在於，一個偏鄉漁村的人，可能會用第一份薪水拿來買旗袍送給媽媽？另外，這年代的人會稱自己祖母為奶奶嗎？這是不合理的地方。

〈雨霧中〉

郝：作者應該是寫手，語言文字非常純熟且充滿詩意，題材也很特殊，寫的應該是呂赫若吧，因為大家都不清楚呂赫若後來如何，所以作者從這裡衍生出故事來，看得出是有文學素養的作者所寫，非常文學。他也藉由呂赫若的故事做一些時代的思辨，理想與現實的掙扎幻滅等，是一篇有企圖的作品。

李：這篇文章很好很詩意，整篇小說又有互文性，文學性非常高。這個互文性來自於他對呂赫若歷史的預設和衍生，寫的是

呂赫若如果沒有死於二二八事件，並活著逃到九份被女子保護著。那時的國民黨與台灣共產黨是還在革命對抗的狀態，革命組織希望透過呂赫若的文藝來啟發老百姓，而女主角則參與輔助。作者在故事中展現出一種多重曖昧和繁複的意象，不但處理得很好，更以女子的角度來看整段演變，呈現不同觀點。裡

面不斷出現「雨霧中」、恍恍惚惚不真確的感覺，呼應了女主角參與革命事業過程中的體悟，從不識字因侍奉先生，最後變成一個能夠修改文字、竄改撒謊、代筆的人；男主角雖是這個女性的啟蒙，卻也戳破了男性主導革命的口號式理想，最後引致生命的幻滅。題材蠻特殊的，是在一百六十幾篇小說當中，重新回到歷史產生與文學的互文性，處理得相當不錯的作品。

蔡：這篇書寫歷史題材的作品讀起來虛無縹緲，作者似乎假設了讀者知道呂赫若的故事與革命組織的運作，所以讀者若想讀透故事，就得先掌握這些知識。在寫歷史小說時，作者究竟是希望讀者不用閱讀原本的歷史就能了解故事，或透過人物歷史背景才能了解故事？我覺得好的寫法是從小說就能了解歷史與人物的重要性。作者是假設所有讀者都對呂赫若的歷史知情，故事裡面除了呂赫若崇拜的老師有名字以外，其他都沒有具體線索。如果讀者不曉得這些歷史，就想倚靠小說中的線索來了解是很困難的。不過作品優勢的地方在於文筆很好，氣氛營造很好且精彩，例如女主角與他的「先生」，也就是與呂赫若終於發生肉體關係。但若你只是利用這個人物來嘗試浪漫想像，沒有透過小說讓讀者徹底了解到主角到底是怎樣的人格角色、歷史位置；文字雖好，但對於讀者了解故事的脈絡沒有幫助。

鍾：我看法幾乎跟素芬一樣，此篇文字很好，但問題是用這麼大的文本羅織現實，那個文本反而顯得做作刻意，暴露了他對那時代的不了解，只剩下文字，少了血肉。這種文章比較適合

中篇演繹，要有篇幅去寫呂赫若，只是作者似乎對呂赫若也不瞭解，只是利用呂赫若去想像出一個故事。因為在短篇裡無法羅織呂赫若生命並使之立體化，導致只剩下「先生」的形象、短短的文本和書信。例如呂赫若筆名的由來，沒有前因後果地使用「赫宙」這個筆名是不太對的。所以誠如素芬所說，連熟悉文學的我們讀起來不順，歷史素材也沒使用正確，人物不夠立體、革命組織沒有描述清楚，只剩下文字很好。這作者有機會寫得更好，所以我懷疑他是不是書寫太少了，只擷取其中的段落來投獎？我對這位作者有所期許，他的能力應該可以駕馭更大的互文書寫。

彭：我一開始看到二分之一，以為可以眼睛一亮，結果後來沒有。作品是以鹿窟事件後的呂赫若作為主題，但他對這些完全不了解、錯誤百出、亂掉書袋，引用的人、書、作品都是錯誤的。包括鍾文音委員說的，文學界都知道呂赫若是因為崇拜韓國作家張赫宙所以筆名叫做赫若這樣的說法。而他雖然要假設呂赫若在鹿窟事件之後依然存在，但他引用得不對，比如作者提到呂赫若未死，但外面傳言他已經被毒蛇咬死；這是葉石濤到一九九〇年代才提起，他曾於監獄聽說這樣的說法，但至今仍沒人知道呂赫若是怎麼死的。

〈耳邊風〉

李：這批作品裡談家庭議題的小說非常多，這是其中我覺得比較好的一篇。故事在談表面幸福的家庭，但其實隱藏很多腐爛

的祕密；又因為這樣的家庭關係，把這些成員綁在一起。在小說的觀點上，從幾個主要人物之間：媽媽、爸爸和兒子，甚至可能是爺爺，不斷轉換角度。一開始憂鬱症爸爸是全家的困擾，但慢慢抽絲剝繭，才發現問題根源可能是學佛的爺爺，他造成奶奶重聽、爸爸罹患憂鬱症，幸福的假象也隨之破滅。〈耳邊風〉用孫子的創作，放在結尾是一種救贖，也是對爺爺、奶奶五十年婚姻的諷刺。在這幾篇中，敘事算是很節制，文字節奏、濃淡之間也處理得恰到好處，比較沒有其他篇小說情感過度氾濫，或者駕馭的東西失控的問題。

鍾：這篇讀起來很怪異，很像「巫家劇場」，角色的出場彷彿劇場形式，與一般小說寫作方式不太一樣。我會支持這篇作品是因為角度特別，一般都是寫女性的崩壞，作者卻是寫男性，最後幾段中年男性自殺的橋段蠻激烈的。但這篇還是有很多問題，主要是人物像劇場運作一樣，每個人都上場一段就下去，這安排有點可惜。不過在某種劇場式的崩壞裡頭，還是算很好看的小說。另外就是，中年會來的「藍月經」描述得很激烈、自殺橋段寫得很好但比較少了些說服力，這些讓我有點遲疑。尤其最後懸在半空中的那段，感覺是為了敘事性的衝擊而寫，卻也少了更可貴的同理心觀照。

郝：我也覺得很怪，原因可能是故事彷彿劇本寫作形式，上場人物繁多，就像是鍾委員說的不斷輪迴上場，以至於眼前眼花撩亂。不過作者成功的是，每個人雖只有片段、一幕出現，形

象卻很鮮明，也營造出狂想的家庭劇場感。在這種經營方式下，用表面和諧來呈現裡面破碎之處，這是成功的，但閱讀時我有時抓不著頭緒，尤其後面的對話幾乎是用劇本的方式寫作，這部分很跳躍，因此事件和事件都尚未解決，就興起一個新的事件，並被事件吞沒。我想這是一個大問題。

蔡：這篇作品因為人物太多，主題會失焦。作者書寫祖父、父親和兒子三代的表現，大家分配的文字就一點點，但也確實有把形象經營出來。主題雖分散，裡面卻有亮點，尤其最後父親自殺的橋段，以藍月經談男性更年期的焦慮、失禁及家庭壓力。很少人談論這觀點，我很期待他能深入發展，詳談男性如何面對疾病、尊嚴的問題，及為何走向自殺。也許這與兒時創傷有關，但作者沒有深談，並因其他人物故事而分散主題。然後最後又用日記解答，說明問題是來自於小時候的陰影，使故事變輕了，突然解決了多年憂慮傾向原因，奇怪的地方大概是在這，一篇短篇容納太多東西了。

彭：首先，這篇〈耳邊風〉如我剛才所敘述，作者所寫要讀者自己組織，才能知道故事含意。再來，他用了劇本寫法是零碎的，也要讀者自行組合。

〈換牙〉

蔡：〈換牙〉非常簡單，前面讀的彷彿童言童語不就是兒童相處嗎？從換牙小時候的記憶開始，作者一步步導向因為嫉妒的

心所產生的結局。從獨生女的身分出發，主角想要獲取父母的注意，半途卻有個突然搶走風采的小女孩，使主角累積報復心態，最後讓那女孩被狗咬死。作者經營的理性冷血讓人毛骨悚然，這也是一種小說的效果，是作者的功力。

李：我覆議的原因是，故事中兩個小女孩在一種奇妙的嫉妒和競爭心理下形成的成長陰影。雖然這種以兒童嫉妒、競爭心理的題材不少，卻很少處理好的，作者處理得不錯，不管是換牙象徵，還是最後的狗咬情節，以及一步步處理恐怖回憶，使之成為一輩子陰影的這些過程，顯示出這篇小說是成功的。

郝：這篇小說非常流暢，也很好讀，很有意思地描寫一個兒童的心理。但我之所以沒有選的原因是，一個是結尾珊珊被咬死太戲劇化了，設計感太重，有點扣分。另外就是媽媽的心態，我的意思並非媽媽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只是故事中沒有任何原因，就使得媽媽過度袒護朋友的女兒不太合理，如果可以再把媽媽處理更成功就會更完美。

鍾：我的解讀是，因為主角叫做可杉，我認為如果整篇故事表達出，珊珊其實就是可杉另一個內心的自己就更好看。而媽媽的部分就會變成，也是主角可杉自己內心的另一個影射。

郝：那個媽媽好像有埋伏筆，但前面好像沒有呼應。

鍾：如果是另一個自己被狗咬死，象徵著可杉成長的意義就非常好。

〈歸鄉〉

彭：我挑選原因的是，這個主題是「正確」的，就是說原住民還是要回到他的原鄉去。他們離開家鄉後很難生存，外面的世界不屬於他們。從這點出發還不錯，但沒有特別要推薦。

郝：我也是因為他的題材比較特別而覆議，最近比較少見到原住民書寫。他寫出原住民歡樂的一面，純真、苦中作樂，寫得很活潑自然。結尾太光明、呆板了，但中間描寫原住民的部分蠻精準的，形象也很生動。

鍾：我喜歡郝譽翔說的詼諧性，他確實有透過在地生活和田調中展現出這個層面。但結尾我也無法接受，把山林的美好想像

得太理所當然。不過語言真的到位，能夠把讀者帶到現場。

蔡：作品有幽默感，讀起來很愉快，後面結尾也是快樂結局。李：我看法差不多，其實不太接受他的結尾。

〈運命的遊城〉

蔡：來評審打狗鳳邑文學獎，我有特別考慮高雄題材，這批作品也蠻多這類描寫。這篇作品的角度有點創意，他拿歷史上的

地景、外國人的觀察，以那時的社會，對照現在他到高雄算命，兩者交錯敘述的場景。作者企圖談論一種身分問題，包括主角身為女人，為什麼一定得照著社會觀感走。後來，主角聽信朋友的建議去算命，也是一種追尋，即便沒有完成這件事也不打緊，因為這是沒有答案的。在任何時代，一座城市、一個

國家的命運都一樣，你會被過去觀念所牽制，而你當下身處的角色、身分位置，也會產生一些想法，例如猶豫、寄望未來等，不過這些終究是自己的課題。這篇像小說也像散文，運用幾個簡單的人物設計，能夠邊探索生命，邊擴大到城市觀察，是很不錯的。

鍾： 故事中，主角一直沒有找到算命師父是最好的寫法，將師父設計成不存在的人非常成功。藉著每次打電話找不到人、算不到命的過程去進行每次的反思，我喜歡這樣的設計。但必麒麟的穿插太刻意，除了他跟打狗有些關係外，把命運的運程放在一個異鄉人（必麒麟，W.A.Pickering）是比較沒有說服力的，思考可以更深入，或者去除這橋段會比較好。

郝： 我也覺得算命師父是亮點，使得算命這件事反而真實有趣。必麒麟的穿插則很突兀，而譬如說突然出現的《三國志》，跟前面也看不出關聯性，兩者穿插、引用讓人抓不到規律性。

李： 這篇作品太散文化，雖然並非沒有設計感，但主角尋找自我的過程，與必麒麟所經歷的過程、思考，兩者除了地點相似，沒有在核心或主旨上有牽連。既然作者引用了這麼重要、廣為人知的角色，作用應當不只是在呼應地名而已，這似乎與作者所要呈現的女性自我質疑以及命運反思，沒有核心的連結和幫助。

彭：這篇作品是要去尋找成長過程中女性不受重視的一些思考。包括從原生家庭到婚後家庭，女性總是不被重視。故事中的主角認為這是女性的命運，因此她要去尋找解答。這樣的主題設計我可以了解，但引用必麒麟的橋段會讓人感覺像掉書袋。歷史上，必麒麟來台的調查是全面的，也曾紀錄漢人有殺死女嬰的習俗。也許作者以此為原點，從必麒麟記錄到的不重視女性的概念，藉此連結角色故事。但其他引用必麒麟的情節還有《三國志》的引用比較沒有前後因果。況且，必麒麟不隸屬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是荷蘭時代的組織，必麒麟應當是在打狗的海關、安平的行工作過，作者可能須嚴謹考察歷史材料。

〈雙叉路〉

鍾：這篇作品的缺點在文字問題。剛開始選這篇是認為阿嬤與孫女擺攤的互動不錯，另外一個故事支線則是孫女在髮廊工作，與感情對象的關係。只是現在用 **line** 的寫法也不新奇了。作者蠻認真地把時間軸線鋪陳好，逐步帶進故事，使得最後主角理解阿嬤對他惡劣口氣中的關心，幼年時阿嬤若沒有扶養他，主角無所依靠。還有個大問題是，看不出故事設計在什麼年代，語言聽起來有點老，但故事頻繁談論到現代社群軟體，讀不出實際年代。

彭：這篇作品把隔代教養下的女生，面臨親情、愛情的「雙叉路」上選擇的困難寫出來，讀起來至少是通俗、有可讀性，作者也很清楚自己要交代什麼，不過文筆可以再加油。

蔡：這篇的敘述、語言較為平淡，描述一個隔代教養的故事。只是主角如何逃學、叛逆都沒有具體強烈的場景呈現，彷彿作者只是說出故事，角色性格不立體，甚至有些橋段悖離這個設定。譬如說主角看似叛逆，卻又乖乖去當髮廊助手賺錢、並和阿嬤出去，與他那些在學校不規矩的表現，以及部分人物敘述不太相搭。

李：這樣的故事有相當程度的寫實性，現代社會也還存在著很多這樣的家庭。作品的優點是主角在兩者之間拉扯遊移，表現出情節細膩感。但也僅只於此，格局和表現方法被限制在寫實性中，使得整篇作品只能發揮如此。

郝：這篇是在寫平凡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整體比較成功的就是，一個髮廊小妹的心情敘述，以及她與男孩青春曖昧的感情，這部分掌握不錯。但就是一篇中規中矩、四平八穩的作品。

決審投票

每位委員先不分名次各勾選三篇，獲勾選者進入最後評分。勾選結果〈綠色的鬼〉、〈檳榔樹下〉、〈鯨落〉、〈運命的遊城〉、〈雙叉路〉共五篇進入最後決審評分。

每位委員以第一名五分、第二名三分、第三名一分給分方式，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彭瑞金	蔡素芬	郝譽翔	李志薈	鍾文音	總分	序位	獎項
綠色的鬼	5			1	3	9	2	評審獎
檳榔樹下		3	5	5	5	18	1	首獎
鯨落			3	3	1	7	3	優選
運命的遊城	1	5				6		
雙叉路	3	1	1			5		

主席宣布 2018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名次如下：

首獎：〈檳榔樹下〉

評審獎：〈綠色的鬼〉

優選：〈鯨落〉



